

2257
K928.971
16

西康國民日報叢書之一

入康記

段公爽著



3 2168 9596 5

西康國民日報社印行

渝4056

自序

據說，從前福建廣東一帶的人，遠航南洋，都懷抱著一個很大的希望；然而真的到了南洋後，不僅希望往往化爲泡影，甚至要想過一天自由的日子，也幾乎不可能。我這次到西康來，僥倖還沒有那樣的狼狽，所以還存「有閒」寫出這樣一本貧弱的東西，給關心我的朋友們，算是「封報告行從內言」。

這裏要報告幾件事。

一，我們的報紙——西康國民日報於八二三四週紀念日復刊了。在本書第八節「雅安一月記」中，曾提到本報停刊的話，特此地聲明一下，以免朋友們的欠念。再則，本報爲適應西康這個特殊環境起見，在復刊的時候，本來準備附出一個「藏文版」的，但因

技術上的困難，致未實現。現正在鼓鑄文字，大概在本年內可以問世。

二，本書剛告殺青之際，我的家庭，發生一個很大的變動，兩個孩子的母親，「心裏非常熨貼地」和她的孩子離開了。人世的悲歡離合，看穿了，本來是一件極其平淡的事，但在個人的生命歷程上，究竟是一個創傷。爲要使這一個創傷，留下一個紀念起見，故把這一節重新改作了一下，讀者從這一節的文字裏面，該可以窺見我個人的「心境」。

三，又是一件不幸的事，就是在本書寫作的中間，得到前南京新京日報總編輯陳林南兄病逝陪都的噩耗。林南兄是和我同時投身到新聞界的老友之一。民國十七年，我們一同入南京京報社工作，彼此都矢志以「辦報」爲終身的職業。我這次來康，他竭力慫恿，在動身的前兩天，還特地從鄉下趕到重慶，來替我打點行裝。想不到一別竟成永訣！現在我就拿這本小冊子來紀念他罷。

自序

三十年秋於康定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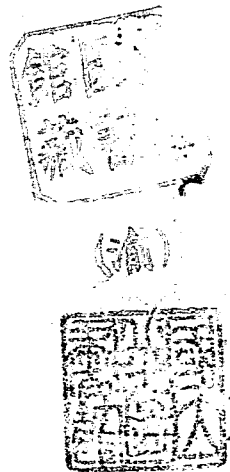
- 十 關於民衆教育
- 九 關於民衆教育
- 八 雅安一月記
- 七 「擦爾哇」
- 六 雅安的新工業
- 五 「大海」
- 四 兩種成都人
- 三 成都懷古
- 二 雨中別山城
- 一 地方報

- 九 建築中的雅富路
- 十 大相嶺
- 十一 馬的行列
- 十二 逃亡
- 十三 茶葉包
- 十四 飛越嶺
- 十五 冷礦
- 十六 橋
- 十七 關於川康路
- 十八 風的故事
- 十九 仙人掌
- 二十 康定拾零

一
地方報

一個人在社會上擇業，恰如一個女人嫁丈夫一樣。第一嫁就嫁得一個好丈夫、兩口兒同偕到老，「但作鴛鴦不羨仙，」那是一生的幸福，否則就會磨折一輩子！中途改嫁，不是不可能，而痛苦是夠你受的，特別是有三兒兩女的人，更是一個不了。這還是就本身而言。就外界說，中國這個社會，雖然法律上允許一個女人改嫁，一般社會的心理，卻往往不以為然，使當事人感到難受。而且，你第一嫁如果是嫁的一個窮漢，以後要想改嫁一個富翁，那又是駱駝穿過針眼孔，難上加難。擇業與嫁人，這個比譬真可成立的話，那末，現在我卻嘗到這個滋味了。

1
我於民國十七年入新聞界服務，第一道學習的門，是南京的京報。那時第二期北伐，



剛告成功，總裁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統率了馮國璋、白雲、白大將，浩浩蕩蕩地在北平會師，全國露出「一種統一的，新興的氣象」。可是我們家鄉的湖南，那時卻是稀糟糟的。我受不了那種窒息的苦，乃跑到了新都。當吃飯問題迎面逼來的時候，也正如一個女人之必與嫁一個丈夫一樣，我也必須選擇一種職業了。於是進入了那時南京最大的一家報社——「北京報編輯部服務」。從此與新聞界結了不解之緣。

至於我何以要進入新聞界，而不向其他職業上選擇呢？當時的心境，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那時正是大革命之後，全國的青年，因被招誘到參加革命的原故，都紛紛地離開了學校；其沒有離開學校的，除了口號標語以外，沒有學到別的東西。口號標語的用處，在遊街開會，我們并不否認，但一到軍事了結，黨的先進們呼籲建設的時候，我們就都變成了門外漢，而惶惶然莫知所措了。於是乎，才自覺到有趕快充實自己的必要，換言之，應該把過去幾年在學校中失掉了的東西，從新拾了回來。然而，事實上不容許我再回到學校裏去了。在幾經選擇之後，覺得到一個文化機關裏去工作，最合理想。恰好京報編輯部需人助理，於是乎我就投身進去！陳布雷先生在他的『一個新聞界舊人之經驗談』的近作內

「聽他絮絮滿父先生的話說：『不報界務求增長學問而來，余視報館生活為學校之延長，他本報界之目的，雖亦為增長學問，但卻不視為學校之延長，而視為學荒之補救也。』」

自此以後，武昌報館的地方雖有變動，而新聞界的這個崗位，一直沒有離開過，在武漢一個時期，因身體的，經濟的種種原因，真有一「不安於室」之感了，可是茫茫人海，也並沒有找出一個適當的對象，倏然咬着牙根，到原來的家裏，過柴米油鹽的生活。再住云，時間一天一天的照積，圈子也就一天一天的縮緊，現在幾幾乎除了報紙，「不辦添」，除了報紙以外，朋友們不再來照顧你別的事物。也正如一個女人，你嫁的是木匠，就不要再講談你關於鐵匠的事了，這情形，在有些「木匠之妻」，也許會怨誹滿腹，天造之材，男人之多，何必一定是跟着這個窮木匠？可是當回過頭來一想，已經在這個世界上，也生了幾個孩子了！於是乎爾復怨誹，居然烟消雲散。並且對於這個清靜的家，舉凡一椅，一桌，一箱，一籠，似乎亦有可以留戀之處。現在我的情形，正是如此。

我前年交卸了武漢報館的職務後，曾因先嚴的去世，回到湖南去過一次，這期間會

嘗到了人世間許多辛酸的味道。去年夏間，來到了抗戰的首都後，朋友們的厚愛，都勸我趕快回到原來的崗位，而我自己也並沒有改行的意思。良以抗戰期間，宣傳重要，而在現時的中國，比較起來，報紙還是宣傳上一種最完備的工具。歐美各國，無錢電的宣傳，還沒有報紙而上之勢了；但在中國，則要人們的廣播講演，還是要索紙登載後，才能為社會所知識。我對於這個工具，已經使用過十多年了，中途改行，也正如一個婦人的中年改嫁一樣，故夫怒目而視，兒女牽衣而啼，鄰友垂頭而莫，豈重當皆是你受的！所以黨師友們勸我再作馮婦的時候，我也就攘臂下車。記得是去年十一月間，在中央的某一個會議裏，彭革陳先生走來對我說：「你願意到邊疆去走一走麼？西康有一個報紙需要整理，希圖你能去一下。」當時我答應考慮，而在不久以後，革陳先生就犯要我到西康來的命令，轉交給我了。

西康是一個高寒苦瘠之區，邊遠荒微之地，許多人一談起來，就搖頭咋舌，不願屈駕。就我自己的身體說來，恐怕也不甚適宜，然則我一方面感於師友的誠意，雖是身體孱弱一點，也應冒險一往；另一方面則我以為目前的中國，地方報紙實在枯了，一個非常重要的

地位。試舉一例來說，重慶的報紙，在全國算是最健全，最首要的了，然而因交通限制的關係，不僅不能傳遞到東南和華北，即在四川境內，也不能普及。而在這國際形勢，軍事狀態，都是瞬息千變的時候，報紙的壽命，也大大地被縮短。往往今天的報紙，在明天就成了史料，而重慶的報紙，就昇升到萬縣，也需要一個星期。抗戰以來，一切都在飛躍，報紙的讀者，尤特別顯顯貪饑。因此地方報紙的需要，異常迫切。質言之，現在重慶出版的報紙，因交通的限制，其發行都「地方化」了。像五年以前，上海，天津的報紙，那樣通行全國，現已不大可能！不僅現在，就是將來戰事結束以後，恐怕也難復舊觀，除非航空特別發達，或者報紙的經營者得到國家的允許，自己有航空的設備方可。我因為有這淺淺的認識，所以對於辦地方報，有着其他同行所沒有的興趣。過去在武漢日報的時候，就由於這個淺淺的認識，開始作一個小小的試驗，要把它與『有效發行區』（這是我新創的一個名詞）密切地配合起來，換言之，除了執行中央既定國策的固有任務以外，多做所在地區的歷史地理的研究，人文物產的介紹，人情風俗的紀述，以使所在地區的讀者，起一種特別親熱之感。當時我曾約定了許多的朋友，共同來做這一方面的工作。（我自己做成的，

有『戰史上的鄂西北』及『漢水名將錄』兩種）但不料方一着手，就發生了人事上的變動，而先嚴又適於此時見背，於是我就迫得把這個試驗放下。現在想來，固然不值得懊悔，但亦未始不覺得可惜。此次不願身體病弱、毅然來康，也就是因為西康情形特殊，如民族的複雜，風俗的殊異，尤適宜於做這種工作，也就是說，西康可能辦一種最有特殊個性、有獨立風格的『地方報』。因此之故，他人遲遲不前者，我則欣然就道了。

二 雨中別山城

行止決定以後，首先要籌劃的自然就是交通問題了。第一步是打聽到西康的路綫，第二步再籌劃入康的方法。西康雖然是中華民國的一個省份，在報紙上并不算是一個生疏的名詞，但在一班人的觀念上，則頗含有一點神祕性。加以在抗戰期間，交通困難的滋味，是大家都嘗過的。西康是一個邊徼之地，再加上一點神祕，這交通問題，卻是我這個初往旅的行人所不能不嚴重考慮的一件事。所以在我決定接受命令的那一兩個星期，凡聽到與西康有關的，簡直是逢人必問，遇書便翻，經過樣東問西問，左翻右翻的結果，於是乎知道了它的路程是，由重慶搭車到成都，在成都候車轉雅安，從雅安西進，因那條花了一千多萬的川康公路還不能行車，仍須步行八日才能到達。由重慶到康定，要是搭車便利的話，

罕月可到；否則三月兩月都不一定。我這次在重慶搭車，總算還便利，從開始接洽到動身的一天，不過一個禮拜的光景，這不能不感謝許多朋友們的熱心幫助。但所經過的周折，已經不少了。除了「官樣文章」的登記手續免了外，其他如機關公函，私人介紹，當面接洽，無不「掃數開出」。才得到這次小小的「交通大捷」。據說在重慶候車有候到兩個月的，這也許言之過甚，但如沒有特別介紹，僅按照通常的登記手續，那種困難也是不能想像。

我說要「介紹」，或者以為我在揭露車站的什麼黑幕。其實不然，原來重慶車站的當局，正以「介紹」為防止員工舞弊的手段。戰時交通之困難，是不必諱言的，而有些旅客願意用特種的力量來打通這個困難，這亦是人之常情。所以車站當局，為防止意志薄弱的員工，為所動搖起見，特將車位分配於各機關，以表示自己的清白。而於每次車開行之前，除檢驗車票外，必定要問清是那一個機關的介紹。倘若回答不出，就要受到更麻煩的查詢，也許還有被請下車的危險。對於這種「介紹第一」主義，我們雖不便怎樣批評，但為一班普通旅客着想，他們的權利，就未免受到忽視了。固然，車站當局亦會替他們留下幾個

車位，但在事實上是絕對不夠分配的。記得和車站站長談到這個問題時，他牢騷滿腹的說：「希望能有一次開出十輛車，把那班登記的普通旅客，全部送出，我可以少挨許多罵。」其實就我這次旅行渝蓉間的經驗而言，祇要交通機構統一了，車輛的支配合理了，幾十把輛車，并非什麼難事。我就知道有許多車子是一空勞往返的。比如重慶甲機關（當然是有車階級）有人或物在成都，急須運渝，於是趕派空車前往接運；而乙機關在重慶的人或物，須急於運成都，那末，由成都返渝時，又祇好空車一輛了，甚至同一機關，也有類似的情形。假如把這種現象，用一種最合理的方法，克服下來，要十把輛車，不是太容易了麼。

由重慶到成都的交通問題，總算不如預想中的那樣困難而幸得解決了，但成都轉雅安，再由雅安入康定，那完全是陌生生的環境，又怎樣去解決這相同的困難呢？至此才特別認識交通建設在中國的重要。假如在若干年前，我們的川康當局，不把力量消耗在鴉片得失的上面，早做一點道路建設的工作，由重慶修一條鐵路過成都到康定，對於抗戰局勢，也許為之改觀，而區區這一欠旅行，也不致於這樣的傷腦筋了。甲午戰時，上海字林西報

有一段評論，雖隔四十多年，現在仍可做我們的參考。茲抄錄於下：

「嘗天津亟須軍火之際，電致廣東，撥出機器炮三千尊，及每尊應用之藥彈各二百顆，然海道梗阻，不敢由輪船運送也。廣東官吏，傳集內河船隻，用小輪拖送至大度嶺外，水路中絕，由是星夜起岸，役使丁夫，舁至湖口，再傳民船，送渡鄱陽湖涉揚子江，繞出淮水而至清江浦。水道又絕，乃復拘集車輛，或用四馬，或用四騾由江蘇省接站過山東省，而入直隸境。屈計自廣東起程，在路凡百四十有二日，始達天津！」（中東戰紀本末：八稟私議以廣公見論）

經過那樣一次血的教訓，而我們現今在後方旅行，還是如此困難，中國人亦真是太健忘了！

閒話少說，我於各項手續均辦妥後，於十五日晨就暫別了重慶。我這次在重慶約住了八個月的光景，我時常感到重慶的人擠得太多了。我的意思，倒不是因為市區人口太多空襲來時不易疏散，而是因為大家集中在一個地方，別處就未免空起來，這也是一個很大的不經濟。不過這裏要特別的聲明，我這句話是對一般較有地位和有力量的而言，不是

說我自己的，區區的行止，自知還不足以語此。

離開重慶的這一個早晨，老天爺在下着一些斷斷續續的雨，好像在向我惜別似的。重慶是一個霧城，這時又正當霧季，但雨來霧散，重慶又恢復它山城的本來面目，我就在雨中和這座山城告別了。

當車輛轉彎動時，我伸首車外，衷誠地祝福這抗戰司會塔的壯健！

三 成都懷古

汽車在成都道上走了兩天半，十七日正午到了成都。成都別稱錦城，又叫蓉城，從他這些雅緻的別號看來，已可知道是一個最可賞心悅目的地方了。事實上，成都氣候和煦，花鳥醉人，每個遊覽成都的人，都會流連不忍離去。然而我這次過成都，卻趕着一個最不好，最令人厭惡的場合。原來當我經過成都的那幾天，成都市上正在鬧着很嚴重的米荒！街上有好幾天買不到米，一班無米階級，都惶惶然有絕食之虞！這使我這向來傾慕成都的人，不能不感着一個異常重大的失望。

成都的基礎，是建在一個廣大的平原上，這一個平原，地理學家就稱之為成都平原，是中國西部最豐饒的地方。華陽國志上載：

「李冰爲蜀守……又灌漑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卷三蜀志）。

像這樣一個豐饒的地方，居然會鬧米荒，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談。然而奇談儘管奇談，而鬧米荒究竟是事實，這使我們怎樣的悵惘。

許多朋友都說，成都的鬧米荒，與土地的肥瘦沒有關係，也不是因爲去年的旱災所影響。近兩三年來，四川年年豐收，前年還鬧過「穀賤傷農」的熟荒。去年雖有些地方受了天旱的影響，但成都平原上，卻保有七成以上的收穫，倘把前幾年的餘糧計算上去，說句并不過份的話，像去年那樣的「旱災」，即使再來一兩個。成都也不愁沒有飯吃，然而在收穫不到半年光景，市上就發生很嚴重的米荒風潮了，可見住在成都的朋友們，到底明瞭內幕些，他們衆口一辭地下了結論，成都平原的肥瘦，與這次米荒風潮，沒有直接的關係，換句話說，成都的米荒風潮，完全是人的問題。所以隨着米荒而起的就是一班市民對於少數人的怨咒！不是說某某夫人囤築居奇，就是說某某巨公操縱市價，街談巷議，固不必

說：報紙上的社論和短評，也竭力主張『借頭政策！』甚至這個頭應該向誰去借，字裏行間，都可以按圖而索！可是有權力借頭的人，卻偏不肯去借，輿論界三催四逼的結果，也不過借了一個場全字，以致一班市民都嘖嘖不平，怪政府不肯拿出力量；甚至把怨咒圍戶的議論，轉移到來埋怨政府了。亦可見一班市民對於米荒風潮，是一種怎樣的心理。

我以為政府不肯借頭，自然有其苦衷，不過米荒風潮，既然是由於人的問題而起，對症下藥，還是要由人的方面去設法。現在政府既然不肯借頭，顯然沒有把那些頭看得重要。在政府的算盤裏，大概還有別的方法比借頭更要有效。也就是說，圍戶們所造成的荒，政府方面自信有解決的把握，還輪不到用最後的一着。套一句成語說，魔高一丈，道高一丈，我想政府是應該有這種魄力的。事實上現時既很需要這種魄力，而客觀的環境，也有產生這種魄力的可能。所成問題的，是政府方面的負責者，是不是有這個覺悟和精神而已。

何以說，客觀的環境有產生比魔更高的道的可能呢！最堅強的答覆，就是成饑并不缺米，而成都的市民都在等着米下鍋。因為不缺米，而大家又都需要米，所以一切良法美意

，都可實施，同時也有人來擁護實施。假使政府方面的負責者，真是有覺悟的話，對於四川的民食，是絕對會有辦法的。

上面曾經引證過，四川是「天府之國。」在中國的歷史上，占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這個重要的地位，就是「米」造成的。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最強盛，最有大力的政府，當然是劉邦君臣所創造的漢政府，而漢政府之能建設起來，就是依靠了四川的米。中國歷史上另一個最強大政府的一位大軍事家，評論漢政府的建設說：

「臣謂漢得天下，由張良借箸之謀，蕭何漕挽之功也。」（季衛公問對下篇：見兵法七種）

蕭何所漕挽的，就是四川的米！華陽國志載云：

「漢祖自漢中出秦伐楚，蕭何發蜀漢米萬船而給助軍糧。」

所以武侯在他有名的「隆中對」上說：「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蕭何遠在漢中，在當時交通狀況之下，他尚且能把蜀中的米，運出三秦，給助軍糧，而我們竟在成都平原上大鬧米荒，這真是「何今人之不及古人」了。

四川的米，可以支持一個很大的中央政權，但歷四叶的人，如不出來合作，則這個政權的建設卻是事倍而功半。還恨千古的例子，就是前面所舉那位做「隆中對」的諸葛武侯。武侯君臣抱着復興漢室的宏願，并且選定了這天府之土為根據地，然而盡瘁一生，他的志願卻沒有完成。這個原因，掩卷長嘆的先生們，都付諸「漢運已終」，但是三百年前，一位民族主義的大哲，則替我們尋出它的真正原因，是四川人對於當時復興漢室的運動，沒有盡到力量！這位大哲，就是衡陽王船山先生。他說：

「蔣琬死，費禕刺，蜀漢之亡也必矣，無人故也。關王業者，必得其地，得其地者，非得其險要財賦之謂也，得其人也。得其人，非得其兵卒之謂也，得其賢也。巴蜀漢中，地險矣，其人寡，則其賢亦僅矣。故蔣琬死，費禕刺，而蜀漢無人。雖然，管領常據華陽國志，其人之彬彬可稱者不乏，張魯妖盜而有閭閻，劉焉矯意而有黃權，王累，劉巴，皆國士也。先主所用，類皆東州之產，耄老喪亡而國不能繼。蜀非之才，無有為之效尺寸者，於是知先主君臣之闕此也疏矣。勤於耕戰，察於名法，而於長養人才，涵育薰陶之道，未之講也。蔣費亡而僅一姜維，維亦北士也。」

，舍繼而國無與託，敗亡之日，諸葛氏僅以疾殉。蜀士之登朝參謀議者，僅一姦佞賣國之譙周，國尙孰與立哉！」（讀通鑑論卷十）

船山此論，係春秋責備賢者之義，故對於蜀漢「爾實而不收蜀一士之用，」完全歸咎於先主君臣「於長養人才，涵育薰陶之道未之勝，」實際當然不是這麼的簡單。比如上論所舉的國士之一的黃權，在當時就頗居要津。先主東征時，權獨統一軍；琥亭敗後，乃舉軍降魏。可見先主對於蜀士并不是不重視。但「兩世而不收蜀一士之用，」卻也是事實，武侯復興漢室的宏願之未能完成，人的問題，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讀者至此，必定以為我是一個迂腐學究，在這個米荒風潮，鬧得極其嚴重的時候。還來翻綫裝書，大發思古之幽情，未免不識時務。其實不然！讀者要知道，武侯復興漢室的偉業失敗以後，不過二三十年的歲月，就鬧出一個五胡大亂中華的慘禍來！我們想想，蜀漢的敗亡，對於中華民族是一種如何重大的打擊！向使當時的蜀士，個個都能和武侯合作，個個都能以武侯之心為心，彭義不怨，黃權不去，譙周不佞，則漢室容可復興，以後沒有八王之亂，當然不會引出五胡禍華的痛史。所以我們由於米的問題，不能不想到人的問

題，又由於個人的小問題，不能想不到整個民族的大問題，何況這次我遷成都時，身逢其『盛』的米荒，又完全是人的問題呢？

現在我們正在進行一個民族存亡與滅的大搏鬥，這個搏鬥，比起一千九百年前的復興漢室，不知要嚴重到若干倍！當時復興漢室的運動失敗以後，還要經過三三十年的歲月，五胡才來亂華，這一次抗戰假如失敗，則敵人在南京的『殺人競賽』，馬上就可以重演於成都。所以我們現在的『賢士大夫』要特別小心，不要再來製造什麼米荒糧荒。要知道滿足個人的私慾學小，而全民族興亡的事大。所以我們希望現在的『蜀士』，『個個都能學習

范目：

『漢高帝滅秦，爲漢王，王巴蜀。閬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說帝爲募發實民，要與共定秦，秦地既定，封目爲長安建章鄉侯。帝將討關東，實民皆思歸，帝嘉其功，而難傷其意，遂聽還巴。謂目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綉夜行耳。徙封閬中葭鄉後，目固辭，乃封虔沔縣侯。後世謂三秦亡，范三侯也。』（華陽

國志卷一；巴志）

事實上，現在的范目早就不少了。單是集團軍的總司令，四川就有七位之多，至於抗敵軍人，據不完全的估計，已超過五十萬！換言之，現在四川有七個「范目」，而被中樞鬆致的，更不知多少。從這些光明面看來，則所謂人的問題，也實在不成問題。說至此處，我們反而覺得今日之人的問題，倒不是「蜀士」的問題，而是那些「渡江」的政治家。我最擔心的是他們不去效法蕭何，而僅僅以「江左夷吾」自命，那就是一個絕大的隱憂了。

四 兩種成都人

這次過成都，原祇打算住一個星期，但因為交通的關係，竟滯留了二十多天，從個人的經濟上說，是一個很大的損失，然爾因此使我得有機會，把成都的社會，作一次較深一層的考察，也可說是一個小小的收穫。

一班考察成都的人，對於成都社會，內心裏是嚮慕的傾慕，但輪到說了出來或寫了出來，卻頗愛裝作悲天憫人的樣子，說成都這個社會，是如何的墮落，如何的腐化，如何的不振作，尤其是一度過個緊張生活的人，對於成都社會，檢直是萬分的不滿。然爾我的偏見，卻不如是。成都社會，固然有糜爛，腐化，不振作的部份，但這一部份所占的百分比，並不嚇人，它固然不及上海和武漢，就是比起重慶來，也沒有超過。據我的偏見，成

都社會的組織，在中國的各大都市之中，還算是比較合理的，一班人對它所發的那種輿論批評，脫句不敬的話，未免是皮相了一點。因為成都社會的基礎，不獨不腐爛，沒有腐化，而且很振作，很緊張！最大的證據，就是成都手工業的發達和手工業者的勤勞。在這一節中，我想簡略地來說出我的偏見。

我這次在成都住的地方是祠堂街。從祠堂街向東去，頂端的那一截，叫做東御街，這是最初吸引我，使我對於成都發生興趣的地方。原來成都的打銅業，就是製造紅銅器皿的手工業者，都聚集在這條街上。當我到成都的第二天，坐車子經過這條街的時候，眼睛所接觸的都是很精緻的紅銅器具，耳朵所聽到的都是當郎當郎的打銅聲音，當時我就非常的驚異。中國手工業的精巧和發達，這是在教科書上早就得到了的知識，但是卻從來沒有看見過這麼廣大面的場面。整個的一條街，至少有百分之八十，都從事同一的製造事業。假使我們的眼睛裏要是生出一種幻象，把它化零為整的看去，這真是一個規模最宏偉的「東御製銅大工廠」了。當時我就把車子停了下來，走到一家規模比較大一點的店子裏去參觀，對於那些陳列在貨架上的紅銅器具，如飯鼎，茶壺，菜鍋，各種大大小小的家常用

具，其式樣的精巧，色彩的雅緻，真是愛不忍釋。特別是對於那些「製造家」，一方面要答覆參觀者或顧客的詢問，一方面仍是一錘一鎚的進行製造的工作，更是使人感動。

成都的手工業，其實並不以銅器著名。最著名，最能代表成都，而為一班人所津津樂道的，當然是蜀錦。讀者大概都知道有一個所謂「被面大王」，對於被面大王所出產的被面，沒有不嘖嘖稱羨的。然而我要告訴讀者一個悲慘的現實，那些很精美，很富麗，絳直可以說是藝術品的被面，她的製造者并不是什麼大王，而是一些食不飽腹，衣不蔽體的小手工業者。成都有好幾條街都是製造這些被面的店子，而規模最大，製造最精，看了足使你把舌頭伸了出來而縮不進去，使你感覺到好像是置身於世界上最偉大的藝術之宮裏，要算是旬灣巷的幾家。當我站在織機旁邊一面靜靜地欣賞他們一梭一梭地織製他們的藝術品，一面傾聽他們關於自己遭遇的伸訴。據他們說，成都的織錦業，約有織機八千台，從事織錦工業的技術工人（我想應該稱之為藝術家）將近兩萬，但是因生活的高漲，近來已有許多同業，都停歇下來。另自經營小本生意去了，因為他們的工資，每天祇有一塊多錢！讀者試想，每天塊把錢，能夠做些什麼，然而他們手頭上所生產的卻是道地的藝術品！現在

重慶的文藝界，天天在呼籲社會待遇他們的不平等，說是每千字或每一幅畫至十元的稿費太菲了，並且責備社會沒有好好地照應他們。我想這種呼籲，似乎應該把成都這一大批織錦的藝術家，也要包括進去。

除此外，如鐵絲業，紙花業，牙刷業……無不有他們的勢力範圍。當你踏進他們的勢力範圍後，也無不使你熱烈的讚嘆和至高無上的佩仰。讚嘆的是他們製作品的精巧，佩仰的是他們工作態度的誠篤及他們那種「聚業而居」的社會組織的合理化。中國的都市，我遊覽過的也不少了，在每一個都市中，自信沒有放棄切實觀察的機會，然而像成都這樣有組織的，好像并不多見。這個原因，島許很多，但我想，或者是受了武侯的遺薰罷。史家稱武侯治蜀

「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勵，道不搶道，疆不侵弱，風化肅然也。」（三

國志本傳）

「工械技巧，物究其極，」成都手工業的精巧，我想應該是接受了這個優良的傳統的原

故。而且成都人的「聚業而居」，決不是偶然的，因為中國歷代政治家之肯注重民衆組織的，祇有法家，儒家是無爲而治，對於人民主張「不可料也」，反之法家則要「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且看法家的大師管仲的話：

「……今天奉工萃而州處，精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善，權節其用，聽比計，制斷器，尚完利，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慕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恆爲工。……」（小匡）

武侯養志隆中，就自比管樂，王船山先生曾嫌他『深染申韓之習』，『他既然手執蜀漢的政權，自然要把他的懷抱見諸實施。成都社會的形態比其他各都市不同者，我們把它歸之於武侯的流風餘韻，大概不是毫無根據。』

從以上所說的看來，可見成都社會是相當的緊張，成都人并不怎樣懶惰，然而批評成都的人，卻每每愛說成都是如何的糜爛，腐化，成都人是如何的好吃懶做，整天到晚都坐在茶館裏擺龍門陣，或提起烏籠在公園裏消磨那無聊的時光。固然，這些都是事實，我們

沒有法子替成都人掩飾，可是這些人，在幾十萬的成都人中，不過占極小的一部份，亦猶之於北平的天橋，南京的夫子廟，上海的青蓮閣，不過是最無用的渣滓，我們如果把這部份人來作為成都的代表，那簡直是對成都一個絕大的侮辱，還不僅認識不足而已。

但是讀者必定要問，成都社會既然如你所說很為緊張，為什麼有那麼多的茶館，而茶館裏有那麼多的人擺龍門陣呢？這個我可以簡單的答覆，就是那些茶館都是家庭手工業的副產品，那千千萬萬的手工業者，於工作之餘，藉以恢復疲勞的所在。而且他們要覓一個公共的地方，『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畧巧，相高以知事，』所以茶館應運而生，原來的用意，並不是供吸血虫或者公子哥兒們擺龍門陣，喂盡眉鳥用的。吸血虫及公子哥兒們硬要把它來惡化，這效善良的成都人有什麼法子想呢？

所以說，成都人有兩種，一種是幽閑的，一種是不幽閑的。人們不對廣大的社會，作深入一層的考察，而僅僅接觸與自己身份相同階層，遂下斷論，這種人不能作為成都的

朋友。

五 「人海」

我在成都共住了二十天。二十天成都生活時結果，頗有些事物值得說了出來，但爲使本書不要拉得太長起見，祇好留待另一個機會去發表了。在這一節中，我想把從成都到雅安在路上所看到的一座偉大的「人海」，「給我們的讀者介紹一下。我相信，當讀者知道了在抗戰後方有這麼一座偉大「人海」後，他那必勝的信念，必定會提高了許多倍。

但在介紹這一座「人海」之前，想免來一個小小的聲明。就是這座「人海」，「因爲有關國防的祕密」，「在報紙上是不准登載的。現在我寫在這裏，能否逃過圖書審查員的剪刀，還是疑問。不過，我認爲把它寫了出來，對於提高士氣頗有益處，因爲讓他們知道，在抗戰的後方，存在着「一股這麼大的力量，無論何人，都會感着一陣興奮。同時，敵機已在這

裏發過了炸彈，機關鎗也掃射了許多次，也還散過了傳單，如果我們的祕密，是爲的要對敵人而保持的話，這座「人海」，早已不成其爲祕密了。說至此，使我記起歐戰的一個笑話。德國的飛機在英國大散其傳單，其中有一份被泰晤士報的記者搶着了，新聞檢查員趕快就云收回了來，他的理由是，「恐怕被敵人知道！」

閒話少說，我所要講的這座「人海」，還是軍事當局爲要建築一個可以容納「空中堡壘」的飛行場，而發動了十八萬民衆在做何鋤擔的工作。十八萬人，在中國全人口上，當然微乎其微，就是以四川一省的人口來說，也占不了一個大數字。可是，當十八萬人集中一個地方，上面並沒有篷帳的掩蓋，中間也沒有牆壁的遮擋，在縱橫據說都是四十華里的田野上，同時操作，這就不能不說是汪洋大觀了。

這次我從成都到雅安，是坐的西康省銀行的新汽車，日期是三月九月，正是中國文人所描寫的豔陽天氣。成都平原的棠花，正在燦爛的開着，公路兩旁的垂柳，離滿了春風，拂在我們的臉上，車子在全光下風馳電掣地行進，我們的眼睛在一望無際的原野上，發現了這麼一個龐大的人羣，看見他們一簇簇的在應鋤，一列列的在挑擔。如此綿綿的河山，

如此勤奮的民衆，我們同羣的旅伴，大家都興奮得要鼓舞起來了。

此次我們抗戰，所恃以與敵人周旋的，是地大，物博，人衆；地大和物博對於抗戰的關係，是大家都已認識的，而對於人衆，則還多少有些模糊。近來有一種不健全的論調，以爲我國人數號稱四萬萬五千萬，但因不及敵人的精銳，雖多亦無所用之。這是一個百分之百的錯誤。要知道，數量是決勝的要素。兩國的兵爭，能夠出動多數兵員的，必能得最後的勝利，所以拿破崙的戰略要訣，是『以多兵勝少兵。』而『多多益善，』更是我國兵家的快論。太史公爲王翦作傳，全篇僅八百八十七字，而寫『滅楚之役』就占了五百七十字，滅楚之役，始皇初命王翦，請兵六十萬，始皇以翦爲怯，乃命李信以二十萬行，果覆其軍。最後還是由王翦以六十萬『虜荆王負芻，平荆地爲郡縣，』我們試看以全盛之秦、滅垂蹙之楚，尚須出兵六十萬，（連長夫及其他勤務人員合計，動員數將百萬。）要是人力貧弱的國家，冒然地去發動一個大戰，充其量能夠支持殘局，已是不易了。東晉及南北朝時代，我民族中未始無威武秀傑的軍事首領，那時的領導人物；亦未始無『戮力王室』的覺悟，但因：

「及惠弟之後，政教陵夷，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饑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百姓又爲寇賊所殺，流尸滿河，白骨蔽野……饑疫總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晉書食貨志）

「晉末，天下大亂，生民道盡：或死於干戈，或死於饑饉，其幸而身存者，蓋十之五焉！」（魏書：食貨志）

所以：

「村井空虛，無復鳴鷄吠犬，時歲唯暮春，桑麥始茂，故老遺氓，還號舊路，桓山之響，未足稱哀，六州蕩然，無復餘蔓殘構，至於乳燕，啣泥靡託，一枝之間，連策十數，春爾裁至，增巢已傾，雖事外吳宮，殲亡匪易，甚矣哉，覆敗之至於此也！」（宋書：索虜傳）

眞所謂「千里絕烟，人跡罕見，」國祿一有兵事，卽有「兵力不足」之苦。永嘉（宋文帝）二十七年北伐：

「是時軍旅大起……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倩使甄

行。符璽十日裝束。綠江五郡集廣陵，綠淮三郡築盱眙，又募中外有馬步乘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九下）

像這樣臨時拉來的烏合之衆，自然不能與當時的「滑虜」相對敵。所以前綫一經挫衄，後軍就離乎爲繼。王船山先生論南朝的淝伐，每歸咎於「將非其人」。他說：

「元嘉之北伐也……得地不守，瓦解蜩縮；兵殲甲棄，并淮右之地圖失之，何也？將非其人也。到彥之蕭思話，大潰於青徐，邵宏淵李顯忠大潰於符離，一也。皆將非其人，以卒與敵者也。」（讀通鑑論卷十五）

其實當時并「未見有人焉忿於彥之思話，」可見南朝不振的原因，「兵力不足，」大過於「將非其人。」即以元嘉二十七年的北伐一役而言，宋軍的陣容如此零落，而「滑虜」則：

「王玄謨進圍滑台，攻城數月不下。魏主自將救之，衆號百萬，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死者萬餘人！」（綱鑑卷十七）

通鑑紀事本末上，對於這一役，更形容得慘厲：

「乙丑，魏主渡河，衆號百萬，鞀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

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

由上所述，可見南朝兵力不足的情形。我們再從人口上比較起來，更可見南朝力量的薄弱。自五胡亂華，晉室東遷，以後三百年間，南朝聲勢，以劉宋較為像個局面。而我們統計宋書州郡志所載的戶口數字，不過八十四萬〇四百三十三戶，五百五十六萬五千二百九十九人。而北朝則：

「正光（按：係北魏肅宗年號）已前，時惟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之太康，倍而已矣。」（魏書：地形志敘）

這是說，元魏一朝的人力，比晉武帝時代還超過一倍。而晉武帝時代的人口，據晉書地理志說：

「太康元年平吳，大凡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

那末，北魏盛時的人口，當有三千二百餘萬。宋文帝的北伐，在魏太武帝拓拔珪太平真君十年，正當「猪鬃」全盛時期，宋文帝欲以六百萬去伐三千二百萬，以一個去打五個半

，僅「得地不守」已是僥天之倖！同時亦是當然之事。亦猶倭寇之必須退出甯甯，是絲毫不足怪的。因為「多數派」一定要戰勝「少數派。」（共產黨在中國是「少數派」——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一書中說，國民黨要擴充黨員到五百萬，共產黨要擴充黨員到三百萬。即使如願以償吧，三百萬仍然是少數派。何況中共的「百萬擴黨運動」，明明告訴我們，距離百萬還差一個很遠的數字呢！所以中共在中國的地位是MENSHEVIKI，不是BOLSHEVIKI。）倭寇妄圖以七千萬人征服四萬五千萬人，前途如何，很可以從歷史上取得嚴重教訓的。

其次，由於這一座人海，使我想到位一貴賓，那就是美總統羅斯福的代表居里博士。我在成都的時候，也正是居里博士囑命來華，并且也到成都觀光的時候。居里博士之到成都來觀光，一班人都說，其主要的任務，是來考察我們新空軍的建設，以便決定對華援助可能的程度。并謂居里在成都曾往訪問了我們空軍的戰士羣，但未審曾一度游泳過這十八萬人所匯集的縱橫四十里的人海否？

關於「人海」拉扯得太多，現在還是來報告入康的行程罷。我們的車子於當天上午十

時由成都站開行，因為是新車子，而且所用的燃料是汽油，當天午后七點鐘就到了雅安。四川公路局的酒精專，通常要跑兩天，并且還有跑三天的，這次由重慶入康，沿途不懶，傷了多少腦筋，然而在這一段程途中，卻感到異常的歡悅，換言之，也總算嘗到了一點張旅行的樂趣了。

六 雅安的新工業

雅安原屬四川，在劃清的時候，叫做雅州府，它管轄的地方，除了雅安外，有天全，名山、滎經，寶興，漢源，蘆山等縣。民國廢棄府制後，乃改爲雅安縣。西康建省，遂與舊甯遠府屬的八縣，同時劃歸西康。（名山在外）現時是西康省一個最大的城市，同時也是西康的門戶。

到雅安後，因爲職務的關係，須與西康省立造紙廠有所接洽，也因這一接洽，使我對於雅安新工業的建設，得有一個全般明瞭的機會。在旅行中，能有這樣的收穫，不能不說是很值得珍貴。

雅安的工業建設，都是由西康省建設廳主辦的輕工業，這與舊屬的建設，恰成一個瀾

烈的對照。抗戰以來，中央以全力發展川康的經濟建設，現在并且提出一個七分經濟，三分軍事的口號。這七分經濟表現在西康者，甯屬各地——以西昌為中心——已經由中央直接舉辦了鋼鐵廠，機械廠，并對甯屬資源，在進行着系統的調查與勘測，以作大規模開發的準備。很顯然的，西昌已被劃作了重工業的區域。反之，現在雅安所建設的，則完全屬於輕工業的範疇，已經成立的有製革，造紙，毛織，水電，木材乾溜，化工材料，酒精及度量衡製造等八個廠。其中除木材乾溜廠在溪源的鳳儀堡，度量衡製造廠在樂經城內，造紙廠在距雅安七十里的五甲口外，其餘的五個廠都在雅安城區。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組合，叫做西康省立各工廠聯合辦事處，是建設廳統制各廠的一個總機關，也是各廠的一個聯營店。

我為的妥實地考察在雅各廠的情形起見，於三月十七日邀同造紙廠廠長丁國璋君，同赴毛織及製革兩廠參觀。兩廠地址，均位於寬門外岱宗廟後的河岸，比鄰而居。從外表看去，儼然就是一家。我們先由製革廠進去，和該廠廠長崔潔君談了許久，據說，該廠於二十八年十一月開始籌備，廿九年六月開工，廠內設備，在後方各省中，僅亞於漢中製革廠

，而取得全國第二的地位。且有一點爲漢中廠所不及者，就是原料的來源，非常豐富，因爲康省獸皮，取用不盡，而西北各省，則比較困難的多。廠內出品現有各色邦皮，包皮，麂皮，底皮及軍用革等多種。產量方面，因動力問題，尙未解決，故係手工生產，然已值五萬元左右，將來機械化完成後，每月可製八百張牛羊皮，四百張雜皮，其價值就可超過一倍以上了。

我們把製革廠參觀了，又一回到毛織廠參觀。該廠廠長張志黃君，很能談話，從他談話中間，還曉得他很會做文章，所以我就約他給我寫我們的報紙，編一個關於西康工業的週刊，他也就很慷慨的答應了。據他說，雅安各廠，無論原料，技師，人工，都不成問題，假如產量竭力提高的話，頗可以供川康兩省人十大部份的需要。「單就我們這個廠而論，」他說，「現時出品有各色毛毯，各色制服呢，毛巾，帆布，土布，毛襪，棉襪，毛絮，毛毡等十餘種。我們還準備製軍毯，以應前方將士的需要。因爲西康羊毛產量的豐富，我們的軍毯是全毛的，一年的產量可達七十萬至一百萬條。每條批價三十元，則我們一年收入有三千萬！」

說：

我聽了他這滔滔的敘述後，相當的興奮，可是他的詞鋒突然轉過來，似乎帶點幽默的

『但是，有一個問題，HAVE NO MONEY！我們沒有可以週轉的資金，銀行的行長，都怕見我們工廠的廠長哩！』

上面說過，雅安城區的工廠共有五個，但水電及酒精兩廠，尚在籌備之中，自然不好去參觀，酒精廠廠長爲褚承祖君，我們曾在聯合辦事處相見過數次，他告訴我說，酒精廠的任務，是在解決川康，雅安及樂西各路的燃料問題。每日的產量，預計可達六百加侖，那末，這幾條路上的車輪子，將來都可以滾動了。

最後要說到的就是造紙廠。該廠設於雅安的玉甲口，距城七十里，雖承了廠長殷殷邀往參觀，但初則因爲課務的關係，繼則天天準備入廬，竟沒有去成，算是一件小小的恨事。該廠出產狀況，據了廠長談，成品有對方紙及土報紙兩種，現有紙槽三十架，工人七十餘名，每月可出紙五十萬張，現正在籌備增加設備，準備機器製漿，將來可出百萬張以上。其出品銷行於川康兩省，頗有供不應求之勢，也因為銷路暢旺，故在經濟上，雅安各廠

，祇有該廠不甚感恐慌，此外該廠對於附近槽戶，常作技術改良的指導，藉以改進當地的紙業、毛織廠亦有相同的設施，這是大家所感到滿意的一件事。該廠廠長丁國璋君、原任四川嘉樂紙廠工程師，經驗頗為豐富。這次我在雅安，因為職務上的關係，接談的時間特別多，許多關於西康經濟建設的問題，他都替我解答了。他並且告訴我許多關於西康建設的故事，其中有些是值得興奮的，有些卻應該是嘆氣的。總之，建設是好的，也是抗戰中國的迫切要求，但一旦實行起來，卻證明過去那些空洞的理論，模糊的觀念，是不夠，而且不合需要的了。

雅安從前是四川的後衛，現在成了西康的商門。東起成都、西迄康定、南達西昌，都將有公路可通。城北的青衣江，夏秋水漲時，竹筏一日可達嘉定，可以說是川康滇三省的中樞。其將來的發達，固不可限量，即在目前，已經具備都市的雛形了。康省當局選定此地為輕工業建設的重心，可說深得地理之要。不過就現在的成釐看來，這幾個廠乎似都患了貧血症，如果不給他們多注射一點補劑，不一定能夠適應抗戰期間的需要，這是我的一個老實的結論，各廠的朋友們，不致怪我說得太老實了罷？

七
「擦爾哇」

劉雅安後看到了一種特別的裝束。就是夷族同胞穿的「擦爾哇。」

這是一種與西式大鑿彷彿相同的一種服制，不過領的形式不一樣，上面沒有那綉綉領，這倒與有些摩登女郎的短大鑿的領子，有點相像，但領口是用兩根毛繩子繫着，而厚女們短大鑿的領口，通常是用幾個緋紅的扣子這又是小異的地方。「擦爾哇」的下擺，吊滿了綉綉，和巷廟裏懸掛的那些帳簷的褶飾大致相同，這也是西式大鑿沒有的花樣。顏色則藍黑白各種都有，在雅安所見的，似乎白色的較多。自然，所謂白色，並不像摩登女們夏天所着的大鑿漂得那麼鮮豔，往往是灰而黃，甚至還有些黑的樣子了。其所用的質料倒很貴重，都是全毛織品。從表現在衣的上面看來，夷族同胞倒很「文化」，現在大家一談

到『猩猩』，『都很恐怖，以爲他們都是以劫掠爲生的『野夷』』是一種沒有開化，猿猴狃狃的野蠻民族。然而，他們的衣料卻用的是毛織品了。我們老大哥的漢人，除了西化的以外，普遍都是穿用棉織物，交際場中，對於那些穿用毛織物『西化人』，『往往刮目相看，好像他們要進化一個世紀的樣子，想不到居在西南深山窮谷中的夷人，他們『倒還一樣』文化。』

夷人服裝，有毡衫，有車子等，毡衫係將羊毛用彈弓彈碎，加以一種樹膠，用棧木壓製而成。車子則係將羊毛紡織成毛布而縫成的這兩種服裝，我還沒有看見過，在雅安及從雅安與漢源道上所看見那些穿擦爾哇的人，不一定是夷族，纔是夷族，也是已經漢化了的，即通常所稱的『白夷』，他們除了擦爾哇以外，所穿的都是漢人的便裝，由此亦可見夷人的裝束，擦爾哇是一種最重要而最適用的了。站在文化的觀點上來看，大涼山脈的二百萬夷胞，將來許會完全漢化，其一切飲食起居，都將改變他們固有的形式，然而我敢說，這一件擦爾哇，是斷乎要被保存下來的，或者，將與西式的大鑿合流，變成一種『新擦爾哇』，爲全中華民族男子所愛好，甚至成爲『國裝』亦很有可能，對於『夷族文化』，我沒有研究，不便多說，大概這要算是一件可以『輸出』的東西了罷？

讀者或以爲我在故作驚奇之論，那末我且把愚見說了出來。中華古稱爲衣冠文物之邦，其雍容閑適，「堂堂喬麗，確實可以當得起這四個字，但要從適用上來說，則除了投壺講戲外，完全不行！尤其在戰鬥上說，更是一個大累贅！趙武靈王之「胡服」，就是一個證據，而「峨冠博帶」之沒有被保存下來，更是一調最好的證明，現在我們差不多都改用西服了，尤其代表中華民族精神與倭寇戰鬥的武裝同志，已經清一色的「西裝」，我想這完全是「夫服者所以使用也！」（趙武靈王語）的原故，與國粹派大概不會有什麼交涉，然而，我一看到夷裝的擦爾哇裝，從戰鬥上說，夷裝更比「西裝」適用，因為擦爾哇比大氅輕便又可作軍毯用，它實兼大氅，軍裝三者之長，爲一種最理想的戰鬥裝束，夷族同胞之懂得戰鬥，自有其傳統的原因，但其裝束之便於戰爭，恐怕也是一個因素，他們爲要擄掠奴隸，所以刀劍、步鎗等兇器，長時背在身上，而擦爾哇恰好是這些兇器的掩蔽物，滿幾年西昌一帶，除城區及幾個重要的城鎮有漢人居住外，其餘廣大的地方，完全成了夷人的天下，所以有「保羅國」之稱。紅軍竄越西昌時，就大受了他們的打擊；再遠溯上去，石達開差不多就是覆敗在夷軍手裏。你如在路上遇着夷人，除非你有兵力保護，或者你同行的人數超

過他們，使他們有所畏懼，那末他從擦爾哇下面，把兇器拿了出來，你就既能變成他的俘虜了。所以行軍的時候，祇帶一件擦爾哇。白天當衣穿，晚上當被蓋在野外還可以用來作掩蔽。這不是一件最理想的戰鬥服裝麼？在軍服上，從趙武靈王起，一直到現式止，我們是向來採取外來之長的，而夷族爲中華民族之二支，對於他們的優點，我們予以採用，應當是很有理由的。所以從我國軍裝的演變上來說，在不久的將來，中華民族的每一員戰士，盡大概都帶披一件擦爾哇！如果式樣再改良一點，也許每一個中華男兒，都將熱烈的歡迎。以表示自己的英武！大概會有那末一天的罷？再要說的，就是擦爾哇這個東西，它的名字並不叫擦爾哇。饒黨訓班的一位學員余世荃君告訴我說：「擦爾哇」是漢人的一種訛稱，它的原音，並不是這樣讀的。在猥獮的文字裏面，寫做「𠵼」，讀起來叫做「哇拉。」余君是畧甯人，會做了幾年夷民教育的工作，對於夷文夷語，都有相當的造詣。但是，何以「哇拉」被稱爲「擦爾哇」，我們也就不得而知了。

說到夷文，這又可給讀者介紹一種奇談。據夷人自己說，他們的文字，是孔夫子所創的，孔夫子創造了兩種文字，右手造的是漢文，左手造的是夷文，所以夷文自右向左橫

寫。抗戰以前。我們曾在報上看過一則消息，就是有一位日本學者考據的結果，說孔夫子并不是中國人，而是日本人。準此，我們的夷族同胞。將來也許會有一位「學者」來考證一下。孔夫子該是夷人，而不是漢人了。其實說一句笑話，孔夫子也常說過：「雖蠻貊之邦行矣！」又要「居九夷」，現在我們的夷胞，就公然借他老人家的大名，招搖起來了。

這一節文字，說得似乎噁嚙了一點，但在我也有一個特別的原因，就是當三月十七日我們去參觀毛織廠的時候，看見該廠正在大批地製造造爾哇。不覺引起我的好奇心，當時就取了一件試穿一下，覺得非常的適意。比穿西式大氅遠更便當。而且一件全毛的，并且是整幅的擦爾哇，定價才祇八十元。重慶的舊貨店，隨便一件破大氅，動輒索價三百五百，真是不可同日而語，所以我也定了一件，以作爲對於那些舊貨商人的抗議。陪我去參觀的丁廠長也在一傍慫恿我，他說：「這個東西穿了騎馬很好。」因爲有這種關係，不期地發生了一些興趣，於是遂引出這一節文字來了。

八 雅安一月記

在雅安一共住了二十五天。這在我的入康行程中，是一個意外的意外！最初的打算，擬多住三天，就繼續西進，但當到達雅安的時候，西康省黨部創辦的黨務幹事人員訓練班，恰好開學，班主任冷陽東先生，因為這個訓練班與我的職務，頗有些聯帶的關係，要我留在雅安住一個月，講一點關於「宣傳」的課。這對於我，是一個頂大雜的題目。因為我自有生以來，祇學了「聽課」的應，卻不曾過過「教課」的關。而且，對於「宣傳」，我祇是與其中某一個小小的部門有些緣份，從沒有出版過「宣傳之理論與實際」一類的小冊子。然而在當局的盛意之下，可又推託不得，祇好硬着頭皮住下來了。

然而『住下來』，『是』可以硬着頭皮『而』教下去，『卻』是要拿貨色的。我的貨色在那裏呢

繼又一想，雖沒有陳貨，何妨製造一些新貨呢？於是搜索枯腸，在「宣傳」兩個字的上面，拚命的打主意，想由這兩粒小小的黑點子，去找出一個新天出來。可是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新大陸也不是一天發現的，現在才玩索到那句老話的意義：「學然後知不足！」不應該改一句：「用然後知不學」了。

但是，不足也好，不學也好，關是一要定過的，過關自然就得納稅。正如演戲一樣，一出馬門，就要開口，而事實上又有開不得口之苦。在最初的那一個把星期，心裏簡直有一點煩悶。後來想到宣傳兩個字的解釋，特別是傳字的含義，才得到一個小小的啓發。按「傳」爲驛遞之一種。古時驛遞之制，步遞爲郵，馬遞爲遞，車遞爲傳。日知錄「驛傳」條云

『續漢輿服志曰：驛馬卅里一置。史記：田橫樂掩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至戶鄉

置。是也。唐制亦然（原注：唐書百官志，凡二十里有驛。白居易詩，從陝還東寫，

山低路漸平，風光四百里，車馬十三程。是也。其行或三日，覆馳十驛，岑參詩。二驛過

一驛，驛馳如星流，平明發咸陽，暮及隴山頭。韓愈詩。衛命山策發亂詩。日馳三百

自嫌遲。是也。又如天寶十四載，十一月丙寅，安祿山反於范陽，壬申，聞於行在所

時上在華擯官，六日而還。至得二載，九月癸卯，廣平王收復兩京，甲辰，捷書至行在。此時上在鳳翔府，一日爾達。爾唐制，赦書日行五百里，則又不止於十驛也。」

由上面這節文字尋繹起來，可見傳在驛遞中的特色有三：一、完備的工具，郵遞祇能遞送書簡，而傳則兼可載人；二、合理的使用，驛馬三十里一換，故行速而屬不弊；三、宏偉的效果，日馳十驛以上。換言之，即是效方宏大的一種交通工具。現在把它借用過來，和宣字合在一起，這個意思，就是宣傳工作要特別注意效率，否則就失掉了宣傳的意義。換言之，除了對民衆「宣之使導」外，還要有方法以「傳之無窮」。在空間上，要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在時間上，要父以傳之子，子以傳之孫，孫以傳之曾孫，曾孫以之傳之玄孫。基督教徒在中國能有這大的力量，他們并不單是「宣」教，而實在傾注其全力於「傳」教！因為他們傾注其全力於「傳」，對於傳的方法，必定厲心研究，所以教會之內必附設醫院，開辦學校，而講道的時候，又必唱「聖詩」，這都是傳的手段，也因此才能收到宣的效果。反觀我們剛宣了就算，講演是給自已聽，做文章是供自已欣賞，枯燥無味，自然越宣就越沒有孩子傳播開去了。

我找齊了這根綫索後，於是就以它為中心，擬定了一個講授大綱，以後每次上堂，就按照自己擬定的大綱，順次地講了下去。最後的結論，是工具的利用，孔子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也就是所謂『意識與技巧的一元化』。費務股所給我的時間，就這樣硬生生地『傳』過去了。

留在雅安期間，我個人在精神上有一個極大的震動，就是本報——西康國民日報的停版。我這次來康，是為接辦這個報紙而來的，但前任負責者，當我行抵中途的時候，就把它停下來了，這對於我，真是一件極其棘手的事。然而他們之所以停刊，理由據說是為的經費困難，難道宣傳與錢，真是有不可分離的關係麼？亦無怪乎太史公說：

『子貢結駟連騎，東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史記：貨殖列傳）

孔老師的『名布揚於天下者』，原來是賴了這麼一個大資本家，替他做宣傳部長。當世各國，把宣傳當作第四條戰綫，都由國庫支出大批的經費，亦真是振振有辭了。

前面兩節，曾把雅安的史地及經濟大略的說了一下，現在想再把雅安的政治狀況也說

一說。雅安，在西康政治上的地位，我們一時難找得出一個確切的譬喻。抗戰以前，上海於南京，有幾分相似。這裏所謂幾分，就是指星期六和星期日兩天的情形。從前在京滬住過或者明瞭政情的人，都知道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兩天，南京的要人們，都乘「特快車」到上海去作週末的休憩，申報記者每逢這兩天，都候在車站上紀錄「星期六談話」。現在雅安之於西康，簡直像當今上海的情形。西康的要人，無論黨政軍民，都雲集於雅安，它遂成爲軍政上的省會了。這，也許是一種偶然的現象而我適逢其會吧？因爲黨訓班正在這個時候開辦，而省團團也正在積極進行籌備，準備緊接着黨訓班後開課。此在西康地方負黨政重責的人們，自然要集中在這兒了。不過也有一些人說，康定地方，每年冬季都非常地寒冷，有些住不慣的人，常常冬去春來云云。這就未免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因爲黨政軍各方面的負責者，恰好這時都在雅安，這使黨訓班得到了不少的便宜，就在教務方面，祇怕沒有課聽，不愁沒有教官，祇怕時間分配不來，不愁沒有適當的課程可授，黨訓班的學員，要想得到一點系統的知識，倒很難說，倘其目的祇在想認識戰時西康的一點門徑，以便以後能進一步去深刻地明瞭西康，則這兩個月的功夫，想來不致白費。

除了黨訓班，另外有得到便宜的，恐怕要算區區。因為一個新聞記者，每到一個地方，照例要去訪問當地負責的人物，也照例要在傳達室和會客室坐一陣冷板凳。然而這次我都免掉了。無形中，黨訓班都介紹我和他們見了面，並且有機會聽到他們整套的議論。我沒有做過教書匠，據說，一班的教書匠都有一個脾氣，就是不願去參觀別人教課。否則就會失掉了自己的身份。但我不作如此想。因為我的本行是一個記者，做教官不過是臨時玩票。我的眼睛和耳朵，還是要拿來作記者用的。因此到黨訓班來授課的，從劉主席的「精神講話」起，我差不多都要參觀一下，順便去聆他們的偉論。這對於我，也要算是入康旅程的一個意外的收穫，同時也檢得了一個小小的便宜。

九 建築中的雅宜路

從雅安到康定，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由雅安到天全，越二郎山過爐定達康定；一條是由雅安往榮經，越大相嶺至漢源；轉飛越嶺到冷碛，亦經爐定達康定，前一條俗稱小路，後一條是大路。正如黃華山那詞說的詞上說：「大路遠三天，小路近三天。」正因為近三天，川康公路的障礙，為節省工省費，乃採取了這一條捷徑，也是因為採取了這一條捷徑，致費時四五年，用款千餘萬，到現在還不能通車，亦真所謂「欲速則不達」了。

這一次我走的是大路。我之所以要走大路者，凡在中國內地有旅行經驗的人都可以想像得到，大路總比較是安全的路。西康是一個新建的省份，雖在抗戰期間，人民過去那種刀頑不化的習性，還沒有完全改變過來。同時西康地方，相當地貧瘠，人民迫於饑寒，容

易起僥倖之心，所以治安歷來成爲一個大問題。許多朋友都勸我走大路，主要的原因在此。其次，大家纔知道，現在後方有一條最重要的公路，即由樂山到西昌的樂西路。這一條路還要延長到雲南的祥雲，直接和緬緬鐵路接連，叫做西祥路，其重要性不下於由昆明經貴陽到重慶的西南公路。西康當局爲要貫通雅西兩屬的交通起見，就利用了樂西路的一大段，由雅安起，建築一條公路到樂西路的中點富林。雅富打通以後，從雅安就直接可以通車到西昌了。（西祥路通車以後，從成都直接可以到緬甸）我因爲這一條路由雅安過榮經的一段，大抵是循由雅入康人行道的舊綫，當此工程正在進行的時候，趁便視察一下，對於明瞭「今之西康」，可以增加一點便利。而西康交通局長駱奕輪先生，也好像知道我有這種用意似的，特別介紹雅富路工程處的李謨典君與我同行，既可供我關於路務的諮詢，又可以減少我旅途上的寂寞，這對於我真是方便了。

我們於四月六日，由雅動身。我因爲此行，除了自己一點簡單的行李外，還由重慶隨身帶了一批報社應用的材料，所以在雅安共雇了滑竿三乘。兩乘抬材料，一乘則當代步之用。國歷四月，正是農區的仲春天氣，桃花含笑，綠草鋪入，滑竿在田野中，緩步行進，

對於兩旁的山色水光，可以儘量觀賞，比坐在汽車上，風馳而過，任何景物，祇看到一個模糊的輪廓，又另是一番氣象。祇以從雅安動身的那一天，宿雨初晴，陽光和暖，一畝的花草樹木，都好像飽吸了維他命似的，有欣欣向榮之象，更是給久居城市的人以一點生意。記得戴季陶先生於聘問經印，重返重慶的時候，在各團體歡迎會上演說謂：「天下沒有比坐飛機旅行還更無趣味的了！」在當日聆聽演說的時候，覺得祇要有飛機坐，即使沒有趣味，亦無不可；但在欣賞到了趣味以後，又覺得旅行還是以不坐飛機爲好了。

現在想就我們順便觀察所得的雅安路，給讀介紹者一下：

雅安路，起雅安，迄富林，全綫長一百六十公里，是川康及樂西兩路的聯絡綫；於去年十一月間工，中間曾因天時及經費等種種關係，一度停頓，本年開春後，又繼續興工，計動員各縣民工總數約達兩萬人，預計在本年十月以前，完成全綫的土工。假如沒有意外的事制，換言之，經費和人工方面，俱能順利的話，也許在年底以前可以通車。西康交通局成立以來，這還是破題兒第一件大事，所以全局員工，都很振作，要把這第一炮打響。在我離雅動身的一天，路局長也出發視察工程，隨帶工程師兩人，均芒鞋竹杖，頗有苦幹

之概。我們在紫石里地方的一個小茶館裏會見，我問他本路最困難的工程在什麼地方。他說：翻越大相嶺的一段，爲本路工程最困難之點。既無繞避之道，又不能超越技術標準，使行車安全受到損害，彼經反覆測，擇定在大相嶺山脈的北段泥巴山地方過道。該處拔海二〇五公尺，山勢既不大陡峭，而地質又巖泥土較多，故工程費用，節省甚巨云。

上面說過，這一條路由雅安過榮經的一段，大抵是循着田雅入康人行道的舊綫，也因此給我們行人不少的麻煩，當塹山湮谷的時候，自然祇能顧及施工的方便，可不管人行路破壞後對於行人的不方便，有幾處，上面正在關土開山，下面則是滾滾江流，我們恰好從中間經過，泥土和石頭，像播木滾石似的飛了下來，與下雨的奔濤怒流相呼應，我們能免於嗚呼哀哉，真是萬幸。在這些地方，那些滑竿夫們，可就怨憤連天了。每當路基破壞，行不得也的時候，無可奈何，就遷怒於築路的工人，特別是愛以女工爲對象，什麼猥褻的話，都破口而出！女工們也不甘示弱，於受了滑竿夫的調侃以後，也隨即加倍報復，川人的口才，是全國著名的，而下等社會的吵罵，尤特別富於刺激性。但在我們旁聽的人看來，卻未免太那個了！

第一天，我們原預定趕到榮經縣城的，但因動身過遲，行了七十里，就「未曉先投宿在麻柳場歇下」。自然，第二天，就「雞鳴早看天」，我們足足走了二十五里，趕到榮經縣後才吃早飯。我的肚子已餓得咕哩咕嚕的響了，但滑竿夫們似乎沒有這回事一樣，脚步跑得特別快。有幾次，我都想停下來吃飯了，他們兀自不依。我問爲什麼一定要到榮經吃早飯？他答說，「榮經的肉便宜些」，「還真是十足的『張伯倫主義』（現實主義）者了。」

由於「榮經的肉便宜些」，我們就可以想見榮經的富厚。榮經在漢時爲嚴道，文帝賜鄧通銅山，就在這地方。史記佞幸列傳：

「上使齋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遷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

括地志云：「雅州榮經縣北三里有銅山，卽鄧通得賜銅山鑄錢者，邑榮經，卽嚴道。」

「按文帝賜鄧通道嚴銅山，大約在『除盜錢鑄令，更造四銖錢』之年，卽文帝前五年，亦卽西歷紀元前一七五年。那末，距現在已經二千一百一十六年下。在兩千年多年以前，榮經卽以銅礦著名天下，則榮縣鑛產之富，當無疑問。可惜我這次路過榮經，沒有作多的停

留，而且我對地質及礦冶，又都是一個道地的門外漢。不過，據一班人的調查紀載，謂察經幾於遍地皆礦，尤以春天溝大礦山，齊家河小礦山之赤鐵礦（土人呼爲朱砂礦）戴黃溝山溪杯及前後聚場之銅礦爲最有開採價值。單是春天溝大礦山的藏量即約有五百萬噸，無論何處破土，均可得礦。假如能用新式方法，大量的開採，對於抗戰資源，真是一個偉大的貢獻。可惜因種種關係，現在還祇能用土法開採，致有貨棄於地之感。然而就以現狀論，我們旅行經過這地方的入，無論縣城及鄉鎮，到處都看到鐵貨否，到處都看到了鑄鍋的廠所，沿路都是負販鐵砂的運夫，真有令人不能不刮目相看之勢。一旦非富路通車，或者縱橫鐵路完成以後，開礦的材料，可以大量的輸入，則察經必是一個支持抗戰，爭取勝利一個最重要的地方。旅客們之過察經，必不止於吃『便宜的肉』而已了。

十 大相嶺

在重慶的時候，許多到過康定的朋友，都特別替我介紹大相嶺；過成都和雅安，也都如此，他們口中描述的大相嶺，除了高和險外，還有三個大敵人，就是風，雨，雪。聽們說，大相嶺上的風，可以把人捲到半天裏去；雨呢則一年三百六十日，至少有三百天是下雨的日子，晴和的天氣，還不到六分之一，而每年冬春兩季，特別是舊曆的正二月，又是「雪封山」的時候，如果體弱氣虧，耐不住寒冷的話，就會倒斃雪中。查大相嶺的高和險，已夠旅客應付的了。說高，從北麓到山頂有四十五里，從山頂到南麓十五里（按；大相嶺拔海二千四百公尺）照我們行路的方向說來，就是上山四十五里，下山十五里，整個的一天完全得把時間和氣力，用在這座山上，說險，則從頂到腳，一路都是羊腸鳥道，其陡

峭崎嶇，那是不待言的了。算來，一個旅客經過大相嶺的時候，可能遇着五個敵人，至少也得碰着三個！要是黑松林內，有人出來「窮徑」，或者蠻坡子，長老寨，三大灣（又名三倒拐）那些地方的店老板，在小米稀飯，黃豆湯裏放一點蒙汗藥，管教你寸步難行！所以旅客們在翻越大相嶺的一天，無不是惴惴然戒心，前漢時有一位「行政督察專員」巡視到此，因畏步履艱難，馬上就嚇得向後轉！另有一位硬漢，卻偏要過去，漢書卷七十六王尊列傳

「上以尊爲郡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瑯琊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崃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敢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

現在有許多人不肯到西康來，說是道路大險遠了；甚至有些難民也要留戀在重慶和成都，享受『文化』，原來兩千年前，我們已經有過這樣的一位「專員」，也真是無足怪矣了。

這一天因爲要翻大相嶺，所以我特別起來得早，尤其耽心的是天氣，我們頭一天行抵

鳳儀堡的時候，剛入店門，就烏雲四合，下了一陣大雨；晚上就寢的時候，又是一陣大雨，直把我愁慘慘地送入夢鄉。所以天亮一醒來，就注意聽窗外有不有雨滴，然而出人意外地是起身比我更早的李君，他告訴我，天已放晴，太陽已經冉冉地從東方昇上，一抹朝陽，快要射進窗戶來了。我聽了以後，心想大相嶺的五個敵人，至少有兩個已經逃避開去了。

鳳儀堡，原名黃泥鋪，為蔡廷和饒顯剛的一個大鎮，也是由雅入康的第二個宿站。出堡約五里，向東始上山。約十里，有住戶十數家，地名小關，為登大相嶺的第一道關隘。我們在這兒用早餐後，繼續行進。坐滑竿的到這裏，大都要下來步行，如果「高跟朋友」不願步行的，就得在鳳儀堡加雇一人，以為替換。據滑竿伙說，這是「規矩」。然而那些抬行李或背運貨物的，無可推卸，則仍然照樣背，照樣抬，這又另是一種「規矩」了。從此再上十里，地名大關，有住戶七八家，居民都鴈形鴿面，屋宇則東倒西歪。從小關一直到山頂，房子當然很少，如有的話，形式都差不多。這些住戶，都是苦力階級的朋友，也是苦力階級的駁血虫，他們私賣烟膏，兼賣一些零食，苦力階級所賺的錢，當然滾進了他們的荷包。從大關以上，路旁積雪，皚皚照人，離開湖南後，已兩年沒有看到雪，這天因為天氣

和暖，看了這些積雪後，不惟沒有感到恐怖和厭惡，反好像是看到了一位兩年不見的老朋友，忍不住要去撫摸一下。倘若這天是大風大雪，我想一定會怨恨交加。可見一個人的情感，是隨着環境而變遷。這大相嶺的雪，不啻指出了人生的奧義。

『大相嶺』係『相嶺』的複稱，其所要『大』一下者，係對『小相嶺』而言（小相嶺在越嶲甯甯交界處）。這相嶺的得名，據云，三國時諸葛武侯南征曾率兵過此，後人爲紀念武侯的豐功偉烈，所以命名爲相嶺。還有人說，相嶺的道路，卽係武侯所開闢，這些都是穿鑿附會的話，與史實不盡符合。按此路實一古道，秦代已有來往，至司馬相如持節通西南夷，益加整治，乃爲大道，華陽國志卷四所謂：『相如持節開越嶲』是也，史記卷一百十七，司馬相如列傳載：

『印味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更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印味再驩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假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便略定西夷，印答且驩，檄君，皆請爲內臣。除邊國：關益斥，兩至沫若水，南至犍狗

爲徽，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

以上云云。就係指這條路而言，惟武侯南征，是否曾親自率兵經此，則尙待考。但有一點，可以推想而知者，卽武侯對於此路，必曾大加「改善」過一次，也許還有「改善工程處」那一類機關的組織，當在情理之中，也爲事實所需要。後人因此路經武侯改善過後，旅行較前大見方便，特地隆重地來紀念他一下，故命名爲相嶺，亦召伯甘棠之意。至今長老案（距大關及山頂各十五里）還有武侯祠的斷垣殘壁，從其遺址看來，規模還相當宏偉，現在祇合供旅行者的憑吊了，前清岳鍾琪西征過此，曾題詩云：

『相嶺名稱大相公，千秋人念武侯功；若無七縱天威重，安得三分鼎峙雄。遺像至今崇絕域，鞠躬如一仰純忠。茲瞻祠宇傾頽甚，積雪盈門撼朔風。』

由長老案再上十里，名草鞋坪，卽爲相嶺絕頂，陳玉鑿先生（渠珍）於清末隨趙爾豐軍入康，曾經此地。近著有荒野塵夢一書，記其過相嶺情形云：

『登大相嶺，相傳不能交言，否則神降雹冰。予過大相嶺時，謁蹶至山頂，見清果親王摩崖題碑詩，上爲雪所掩。以屬搗撥之，句有云：「奉旨撫西戎，冬登丞相嶺

，古人名不朽，千載如此永。『蓋景仰先賢，亦自詡也。同輩回顧，予猶未至，大聲呼喚，有應聲而呼者，衆聲交作，天陡變，陰雲四起，雹落如拳組！予急奔下山，後來者多爲雹傷，蓋霧聚山頭，陰寒凝聚，一經熱氣衝動，雹即隨之降落，亦物理使然也。』

據一般人云，西康氣候，近年陡變；即以大相嶺而言，不僅高聲呼喚，了無異狀，即使打鎗鳴炮，也不致『雹落如拳組』。雖然在過山頂的時候，滑竿夫一再叮囑我們，不要大聲說話，但同時也有另一些滑竿夫起來更正，謂說話并無妨礙，他們還補充一些理由，謂自某年某月，某某兩軍在這山上打了一大仗（現在山上沿路都有碉堡），把空氣打變後，山上即不再禁高聲說話。那末陳玉鏊先生的這段紀載，已經算是難得的神話了。

過草鞋坪後，即爲下坡，山勢更加陡峭，在十五里的短短途程中，一灣接着一拐，一拐跟着一灣，檢直不知拐了多少灣，於下午四時許，灣進了漢源縣，一座最荒涼的古城——

——漢時旄牛夷的故地。

十一 馬的行列

大相嶺的五大困難，這次算是僥天之倖，除了高和險外，其餘的三種，都躲開我了。就是高和險罷，在我看來，亦不過如此。重慶成都的朋友們所說的話，多少有些張大其辭。像陳玉璠先生的『荒野靡夢』就是代表。讀者們如果有志入康的話，儘可放胆前進，祇要心理上的那個敵人——「畏難苟安」，被戰勝了，大相嶺不獨不是我們旅行的敵人，而且還是我們旅行的好朋友。古人云：「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那末，我們經過一次大相嶺，等於讀了一卷最精彩的書。

然而，萬險風雨雪，大相嶺上的五種困難，這次雖沒有使我吃苦，但卻遇到了一種意外的麻煩，就是『馬的行列。』在上山四十五里的程途中，斷斷續續地至少有二十五里，

要給馬隊『讓路』。』在蠻坡子附近，和馬隊四前鋒接觸後，無論轉一個灣，打一個拐，都可以碰到迎面而來的馱馬。大相嶺的路徑，在中國舊式的道路上說來，除了陡峭以外，並不怎樣壞，對面讓路是毫無問題的。但和一隊一隊的馱馬讓路，馬背上，每馮都馱着一個大的麻布袋或籃筐或木箱。橫在路上，差不多和路的寬度相等。在比較平坦的地方，倒沒有什麼。加勁着坡底時，路某崩壞了的地方，就不能不令人驚慌危懼了。還有一些『劣馬』，每逢對面來人，以致驚惶失蹄的時候，於是顛一揚，腳一蹶，好像火車脫了軌道，一不小心，就會被牠擠下山去。當然會『腦漿崩裂』。這種威脅。在我這次過大相嶺的時候，算是最感苦痛的一件事。

那天在大相嶺上遇着的馬隊，究竟有多少匹；甚至於有多少隊，我都沒有統計。但有些地方，卻被我注意到了。第一是馱運的東西，除了滇北礦務公司的礦砂以外，據一位同路的旅客說，上面馱的都是舶來品，其中尤以棉紗爲多。這些舶來品由緬越各邊境入口後，就改裝由小路運到西昌，再由西昌運成都。抗戰以來，我們的交通算是困難極了，可是，商人們的財路卻怎樣也封鎖不住，他們總有辦法來滿足顧客的需要，也就是說，商人們

終歸有辦法來裝滿自己的荷包。像大相嶺這些道路，一班人差不多望而卻步，商人們卻能利用它爲發財的捷徑，除了榨取利潤太狠，良心太黑以外，這種精神，老實說，我們真有點不能不佩服。其次，特別值得向讀者介紹的，就是有些馬背上插的三角形的旗子，看了，使你起某種感想。那些旗子是用紅的或黃的綢子製成，邊上面用綠色的鋸齒裝飾着，旗桿上面有些用銅頂子，有些卻用銅梭標，還吊滿金色的或紅色的鬚線，大抵和舊劇臺上用

的差不多。當中則用黑絨鏤上一些字，比如『滇北礦務公司』等，使你一而望知這些馬隊是誰的所有物。但其中有一面鏤着的卻是『北門東城李』的幾個大字。『李』字釘在正中，約有碗口粗細。特別顯得注目。這些旗子，在『七俠五義』或『江湖奇俠傳』上面，是常常出現的。但在抗戰第四年代的今日，還招展於大後方的馱馬背上，這就有些出人「意外」了。由此亦可見中國這個社會，是如何的複雜。這樣一個複雜的社會。我們的敵人想用三個師團來征服；還有某一些朋友，則更乾脆，想用幾句漂亮的口號，就領導着「前進」，無怪乎都在大碰其橡皮釘子了。

現在我想再就那些馱馬的本身，也來贅言幾句。在雅安的一月間，聽到許多的朋友談

『建昌馬』很是津津有味，說建昌馬怎樣短小精悍、爬山越嶺、直駕蒙古馬和伊犁馬而上之。然而，這一路來所看到的馬，卻好像只短小而不精悍，且百分之八十都是骨瘦如柴，走起路來，恰如一個沒有過足烟癮的滑竿夫一樣，看了不能不令人替這些畜牲嘆幾口可憐氣。建昌馬『俗稱川馬』是中國三大獨立馬種之一，觀其與蒙古馬伊犁馬齊名，可知曾很得過中國人的寵愛。中國人歷來就是一個愛馬的民族，幾千年來留下許多『名馬英雄』的故事，比如項王之與烏騮，壯繆之於赤兔，漢武帝且曾爲了一匹寶馬，和大宛國打了幾年的惡仗！然而這些好聽的故事，卻沒有改善建昌馬的厄運，大相嶺上那一隊一隊的馬，（少說些也有二百來匹）似乎早已離開了它們祖先的光榮，而衰敗得再也不堪勝任重致遠之任了！這究竟是那些畜牲們自己的退化呢？還是被萬物之靈的人們摧殘過甚呢？

中國的三大產馬區，蒙古被人認爲神聖（？）不可侵犯了，伊犁也好像牽挽了『國際（？）路線』現祇餘建昌，還在自己的手裏，而建昌馬退化到這個樣子，軍馬不用說了，現在不是『復興驛運』麼，如果再不愛護，老是這樣摧殘下去，恐怕連驛運也沒有好馬用了。

十二 逃亡

八日即宿於漢源峽，漢源古名溝溪，這是一個長年長月都刮大風的地方，它與雅安的一樣，同樣馳名，俗稱「清風雅雨」，入晚後，風勢狂烈，門戶窗壁都被吹得軋軋作響，客中寂寥，一燈如豆，大風夜襲，鬼哭神號！漢源地方的荒涼，想來就是這陣陣的風所造成的。好在那天翻大相嶺，步行疲倦，晚間倒床便臥。管你清風也好，臭風也好，耳不聞也就心不煩！

次晨起來，風勢已息，正在打點行裝，預備續進的時候，夫頭走來報告，說是滑竿夫逸跑了一個，今天不能走。我問他怎麼辦？他竟說，祇好回到雅安去與夫行交涉，要他再雇一個來補充。夫子走了一個，我聽了雖然氣，可還沒有什麼，而夫頭這一番話，儼然有

借詞要挾，同盟罷工的神氣，可真把我氣壞了！我當時就嚴厲地命令他說：『照你們夫行的規矩，夫子逃跑，夫頭負責，夫頭逃跑，夫行負責。你既然沒有逃跑，我還用不着去找夫行。跟你在一點鐘以內，就地雇一乘滑竿，否則送你到縣政府去！』

夫頭見他的要挾不遂，祇好退出。結果是出了比淮安更高的代價，由當地夫行另雇兩名，才得繼續上路。

至此，我想把雅康路上脚夫的生活狀況，簡略的報告一下。讀者知道了他們生活後，就可以曉得為什麼要逃跑了。查我國脚夫生活，無異牛馬，各地皆然，雅康尤甚！因為他們除了普通所謂牛馬生活外，還要受到許多為其他各地沒有的痛苦：第一是夫行的剝削。他們投靠了一家夫行，在沒有生意的時候，由夫行供給最污穢的宿處和最粗陋的飲食，到了『發脚』之日，夫行即給這些食宿之費，廉價印量，同時抽取十分之一均用金。所以脚夫的力量雖高！現在每名須一百五十元平均每月二十元，但利潤完全歸了夫行主人，他們除了餬口外，并無所得。第二是黑鬼的吮吸。雅康路上，沿綫都有這種非法的營業。他們沉淪羶籍，一時無法自拔，遂逃蕩在這偏僻地方，祕密作下流的勾當。他們最大的主

願，就是這些苦力朋友。草鞋坪爲大相嶺的絕頂處，旅客行經此地，求飲一茶而不可得，但這些下流營業，竟有兩家！而苦力朋友又大都嗜此比吃飯還要緊，他們所得的錢，至少有三分之二，花在吞雲吐霧之中。他們因爲有這兩個大漏洞，所以過了大相嶺後，對於這漫漫的長途，再也沒有力量前進了。無可奈何的時候，祇好一跑了之。而沿路的夫行，對於這些逃夫，又往往予以收容，以待另一個旅客的招雇。所以他們逃出以後，不患無投靠之處。有了以上這些原因，雅康路上的脚夫、逃跑之事，就數見不鮮了。

平心而論，一個人墮落到充當輿台，已經是不幸中之大不幸者了！王荆公入相，不肯乘輿，理由是：『奈何以人代畜』。荆公的話，雖然未免高調，但這『代畜』的人，無疑的應當同情。辭渝前，我曾去訪問過一位『西康通』，談到滑竿夫情形，他振振有辭的說，管理滑竿夫的秘訣，就是「不容氣」，你要時時刻刻的監視他，注意他，在路上，你要催他快跑，在休息時你要催他動身，他們如果玩忽你的話，你可拿鞭子抽他！否則，當他們覺覺你并不可怕時，他們是會逃跑的。這位『西康通』的話，自然有他的事實的根據，這事實當然就是指的習慣，大概從雅安到康定，滑竿「爺」習慣於打滑竿夫，滑竿夫則習慣於逃跑，想

來自古已然。但是滑竿夫們並不因爲有人打他而不中途逃跑，而他本人也并不因爲跑掉，而以後就不當滑竿夫。這是一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一班人總愛近視，愛揀便宜的路走，所以滑竿夫習慣於逃、滑竿『爺』則習慣於打，結果是越打越逃，越逃越會拖累同行挨打、這一個嚴重社會問題，不會有便宜的辦法得以輕輕解決的。

自然，最後的解決是廢除滑竿制度，我們要以機器代畜，不要以人代畜，所以川康公路，我們祝禱他趕快通車。然而進一步說，川康公路通車後，祇能廢除川康公路一線的滑竿，而中國的滑竿夫，則到處皆是。在中國的交通未能全盤機械化以前，還是多利用畜力，到將來『以畜代人』，豫前一節所說高建昌馬，希望政府或私人之有力者，出來保護他

改良牠，使他繁育，俾畜力不致貴於人力，自然就不會『以人代畜』了。至於在目前情形之下，機器代畜既不可能。而以畜代人，也有困難，那末在無辦法之中，我們希望禁絕黑商，使這些滑竿夫代畜換來的血汗錢，不致爲那些下流的黑商，吮食以去，使他們感到茫茫前途，不待不一跑了之，這是一個消極而且迂腐的建議，但我相信，如果禁絕了，則滑竿夫逃絕的數目，可以大大減少。其次，像川康路這樣的交通要道，每日來來往往的不計

其數。我們希望有人出來真真實實的做一點『社會服務』的工作，為這一綫的旅客謀方便，同時附帶的為這些滑竿夫謀『福利』。我并且要指點他們，這種『社會服務』是一筆掙錢的生意，並且是一宗成名的事業，辦得好，可以名利雙收。『中國旅行社』，『誰人不知？』然而他還不過僅僅注意到中上級的旅客罷了，假如有人除了掙錢之外，再把掙來的錢充作資本，連下等社會都打在算盤以內，我相信，這個人的成就，決不在陳光甫先生之下。假如社會部的福利可能夠注意到這個工作，而又有精幹廉潔的人員出來主持，我相信，社會部將為政府機關裏最有力的一部，大公報也不致有『簡如社會部』的批評了。倘若地方的黨政當局出來辦理這宗事業，并辦得有成績，則憑這點，就可以為全國的模範，較之空言建設，其所造福於國家人民者，其功德更為宏偉！

十三， 茶葉包

九日晨離開漢源時，已差不多九點鐘光景了，在交通不便的內地旅行，是要『雞鳴早看天』的，而今天則因為滑竿夫的岔子，弄得一日上巳三竿。一心想老在顧慮『趕站』的問題。恐怕趕不到宜東，那末，第二天就翻不過飛越嶺了。然而滑竿夫們卻一致堅決地回答：『今天包到宜東！』

由漢源到宜東，計程七十五里。這一天因為滑竿夫的逃亡，亦真頗為懊惱，所以拿在手中，準備坐在滑竿上看的書，一個字也沒有看進去。然而也因此使我對於路上景物，得以多多地接觸。而最引起我的注意者，就是由雅運康的茶葉包，現在我就趁這個機會把雅康道上的茶葉包給讀者介紹一下，并順便說說西康的茶業。假如我寫一部『入康記』而沒有說到茶葉包，那算是白費筆墨！而茶葉包雖則從雅安到康定，隨處都可碰到，所以隨時都

可以說，然而又以插在此地為最適宜。事實上，也以由漢源到宜東這一天我特別碰得多，也特別引起我的注意。

茶葉為康省對藏貿易的惟一輸出品。計每年運藏茶葉，政府規定共十一萬引，每引配茶五包，每包自十六斤至二十斤不等，平均每包以十八斤計算，則康省茶葉對藏輸出，每年可達一千萬斤。每斤價值，平均以三元五角計算，則康省對藏茶葉的貿易額，年達法幣三千五百萬元，這不能不說是康人一筆巨大的『準外匯』！——自然，這是一個書呆子的算法，實際的情形，據說康茶運抵拉薩後，每包售藏銀一百六十兩，約法幣一百六十元。由康定出關的茶葉，能夠運到拉薩一帶者，大約二十萬包，其餘則分運巴安，德格及青海等處。然而光是運往昌都拉薩這一帶的二十萬包，照現價計算，這筆『準外匯』，已經三千二百萬了！倘連其餘的三十萬包合計起來，五千萬決不是一個誇大的數目。在地瘠民貧的西康，卻能在茶葉方面發揮這大的力量，上帝也真是沒有忘記西康了。

然而，西康人過去在茶葉方面取得的利益固然不少，但其中卻也潛伏着一個很大的危機，這就是印茶的競爭。從印度到西康，交通方便，運輸上占了許多便宜，因之價格也就低廉了。

許多。近年來，印茶在西藏也漸漸取得地位了。加之我國的商人，特別是兼營製造販賣的農村小工商業者，沒有國際商業的知識，常常為一點小便宜所驅使，於製造茶葉時，濻雜些樹葉進去，致使品質日劣。印茶恰恰從這個罅隙裏，猛烈進攻，就現在言，我們的壁壘，尚沒有被攻破，這是因為印度天氣炎熱，茶性乾燥，不合西藏人的胃口。而康茶清涼，足可導糶之消化。但印茶現在場方講究製造，倘茶性一旦改良，是真我國茶葉的一個大勁敵。所以我們如不積極起而抵制，不僅康人在經濟上有受打擊之虞，即漢藏兩族的兄弟關係，也頗有被削弱的可能。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其重大的問題了。

對於隸藏茶葉的情形，既已明瞭了一個大概，那末，我們再倒轉來敘述在旅途上所見的茶葉包罷。

由康省輸藏的茶葉，限於雅安，天全，名山，邛崃，榮經等五縣所出產。因係銷行於邊地，故稱『邊茶』，以示有別於銷行內地的『腹茶』。其販賣，製造和運輸的中心，歷來都在雅安。雅安有製造廠七所，其他產茶縣區，各縣有二一所不等。茶的製造程序，每一個中國人差不多都知道，這裏不用多說，邊茶的特色，是每四甌打為一包，裝在一種長約三尺，寬約

四寸的特製的篾籃裏，其形式頗像普通家庭中所用的板凳。所謂茶葉包，就是指這些裝了茶葉的篾籃而言。茶廠把茶裝紮好後，即交伙行雇背子背運，普通背子都背十二包左右，嬌孺則背二四包或六七包不等，力大者有背至二十包的，每包以十八斤計，則已負重至三百六十斤，最少亦三百二十斤（雅安芽茶每包祇十六斤）在飛越嶺上，我曾親眼見過兩名這樣的「力士」。「宣東旅店裏的茶房還說有背二十二包的，這樣「雜能」，我們深深地覺得「可苦。」

背子背運茶葉包的方法，亦有可述。他們將其層層疊積，中間用竹篾貫穿起來，外面用篾索紮緊，有承以背架的，有的則在底上紮一根橫木。再用兩根結實的篾鞭掛在肩上。用背負之而行，手持丁字拐，休息時，將拐棍置於地上，把茶葉包支撐起來，恰好和兩隻脚配成一個三腳架，雖名之曰休息，其實不過吁嘯一下，換一換氣而已。這些背子，因所負過重，故行程甚緩，每日最多走四十里，故由雅入康需時至少半月，在生活的鞭子下他們比起大都市的黃包車夫來，恐又將與望塵莫及之感了。

我這次入康，所見的「洋洋大觀」，除了「這山望見那山高」的蒼涼層巒外，還有兩

種。一種是大相嶺上的馬隊，另一就是由漢源到宜東這一天所見的茶葉包，從朝至暮，幾乎無處不看見他們。遠遠望去，茶葉包層層疊疊地繫在他們的背上，好像江上的帆篷，一片西去。本來由雅入康的茶葉，根據前面的估計，年約五十五萬包，平均每人背負十包，是需背子五萬五千人。現在正當新茶上市，又適值農暇季節，且風和日暖，無怪茶葉包羅列城行，滔滔皆是了。

十四 飛越嶺

這一天的滑竿夫，因為我催行甚急，而他們自己也因為跑掉了兩個同行，在理上說不過去，所以也特別賣力，我原來担心一天趕不到宜東者，結果反到得很早，時鐘不過四點半鐘而已。

宜東原名泥頭，康省府成立後，大概嫌泥頭兩字太俗了罷，乃將它改為宜東。據我想，西康省政府裏面一定有一位飽學而又瀟灑的記室先生，這是從各處地名的更易上，可以看得出來的。如黃泥鋪之更名爲鳳儀堡，泥頭之更名爲宜東，龍巴舖之更名爲興隆堡，不僅新地名大吉大利，而且與舊名簡直是一對孿生姊妹，呼叫起來，全不生疏。建設中的西康，名也雅緻起來了。

宜東在泥頭時代，爲漢源的一個分縣，設縣佐於此，西康建省後，縣佐改爲區長。

分縣府也改爲區公所了。鎮中商號約六七百家，其繁盛較漢源縣城有過之。進口處有一牌樓，上鐫「古飛越縣」四字。按飛越縣爲唐代初年所置，唐書地理誌云：

「儀鳳四年，分漢源於飛越水，置縣，屬雅州。大足元年屬黎州，長安二年，廢大渡縣併入，神龍三年屬雅州，開元三年又屬黎州也。」

新唐書則謂置於儀鳳二年，省於長安二年（六七七—七〇二）行篋中除了一部二十五史外，沒有多的參考書籍，無從詳考。總之，這是唐代初年一個臨時的設施。大概當時藏蕃內侵，邊警時聞，唐政府爲應一時軍事上的需要起見，置縣於此，其作用等於一個「兵站」，在政治上沒有多大的意義，等到軍事上的需要沒有了，「縣」也就「古」了。

其實這種「兵站」式的縣治，不僅宜東如此，由雅到康，一路都不少有這樣的「古縣」，「試查唐書地理誌及幾位「劍南西川節度使」的列傳內，這一帶的城堡，簡直是星羅棋布。不可勝數。假如有一位考古家把它一一考證起來，恐怕隨處都可以發思古之幽情卽。以飛越領的南北兩麓來說罷，宜東處飛越嶺的北麓，爲「古飛越縣」，而其南麓的化林坪，我們從其遺墟看來，規模比宜東尤有過之，其爲一個「兵站式」的「古縣」，也是沒有疑問的！

考我國史實，漢藏兩旗鬥爭最激烈的時代，約在西歷七八世紀，在內地正當李唐的中央政權異常鞏固，進而銳意經邊，李德裕鎮蜀時，築一「轉邊樓」，就是一個註脚。在邊地則當葉宗弄贊的「吐伯嚭王國」建設成功，企圖問鼎中原的時候，兩族勢均力敵，因此兵連禍結，迄無甯歲，雖會兩度和親，但盟約未寒，兵爭繼起。其鏖戰最烈之處，雖在隴西洮南諸郡，而今之甯雅兩屬，也是受禍頗烈的地方，唐書吐蕃傳云：

「先，貞元十六年，韋臬索破吐蕃二萬衆於黎州蓋州，吐蕃遂大搜閱，築壘造舟，竊邊，臬悉挫之……吐蕃以其衆外潰，遂北寇靈朔，陷靈州，詔韋臬出兵成都西山，以紓北邊，臬遂命鎮靜軍兵馬使陳泊等統兵萬人出三奇路，威戎軍使崔堯臣率兵一千出龍溪石門路，南維保一州兵馬使仇冕，保壩兩州刺史董振等率兵三千進逼吐蕃羅州城，中北路城兵馬使邢玘，神諸州刺史董愕等，率兵四千進攻棲鷁老翁等城，都將高侗王英俊等率兵三千進逼故松州，隴東路兵馬使元膺并諸將郝宗等復分兵八千出南道雅邛黎舊等路，又合邛州鎮南軍使章良金發鎮兵一千三百續進，雅州經略使路維明與三部落主趙日進等率兵三千進攻通租偏松等城，黎州經略使王有道率三部落郝金信等率

兵二千，過大渡河深入吐蕃界，巂州經略使陳孝陽與行營兵馬使何大海韋義等及磨些蠻三部落主首那時率兵四千，進攻昆明諸濟城。自八月至於十二月，累破十六萬衆，拔其七城五軍鎮，受降二千餘戶，生擒六千餘人，斬首一萬餘級，遂圍維州。救軍再至，轉戰千餘里，吐蕃連敗。靈朔之寇，引衆南下。於是贊普遣莽熱以內大相兼京畿五道節度兵馬使，都統羣牧大使，率雜虜十萬衆，來解維州之圍，王師萬餘衆，據險設伏以待之，先以千人挑戰，莽熱見我師之少也，悉衆來追，入於伏中，諸將四面疾擊，擒莽熱，虜衆大潰：

上文所述各地如黎州卽今漢源，巂州卽今西昌，這都不說，而黎州經略使王有造率兵二千，過大渡河深入吐蕃界。這一支挺進軍，我們把他的路線指出是由飛越嶺，翻到爐定，想來不會有人反對。所以唐政府於飛越嶺南北兩麓，俱設置「兵站式」的縣治，實屬必要。等到軍事時期一過，兵站撤廢，不僅縣治要省掉，就是連一個縣佐也供應不起，過宜東，翻飛越嶺，吊化林坪，對於這一帶的古戰場，應不勝今昔之感！

飛越嶺，又名烏鴉嶺，海拔約二千七八百公尺，較大相嶺尤高。但大相嶺的路徑，是

由山脚直到山頂，爬了半天，回頭一看，小關的那幾間東倒西歪屋，還在腳下，從形式上說來，大嶺嶺要陡峭些，翻越越嶺時，好像是在山脊上蜿蜒以行，所以裂口處頗多，我們如果說大相嶺的路陡峭，那末，飛越嶺的路更是艱險。果親王所謂「峻嶺崎嶇鳥道行，」拿來形容飛越嶺，最為恰當。清建南觀察使徐長發有飛越嶺詩，抄錄於下！

「上嶺如鴻軒，下嶺如鷗落，欲下如鴛翔，欲上如鶴隊，曲折遊蟻穿，壁立巨靈削，凌空萬仞強，天外二分弱，著跡少盤旋，回頭屢錯愕，幸無風雪加，山容改非昨，象楓何斑斑，霜花自灼灼，誰與好奇者，絕嶺構飛閣，坐對萬峯青，小憩足槃礴，十年登高會，陶然例有約，舊遊渺如雲，絕塞身同鶴，世路古難平，達人有寄託，徑熟險亦夷，心安愁亦樂，日晚化林坪，一杯還獨酌。」

但我在旅行中例不飲酒，而那天也不是集期，所以雖「日晚化林坪」，卻沒有享受一杯的樂趣。而且現在的化林坪，較之徐觀察時期，景况大是不同。我和同行的李君，買了兩片水豆腐，要添加一點大蒜作香料，走遍全街都無覓處，要不是在雅安帶了一點葫豆辨，恐怕連飯也嚥不下去了！

十五 冷磧

由雅安到康定，大相嶺是一個天然的界碑。嶺以北，樹木森森，頗有古木參天之觀。康建廳的木材乾溜廠，就設於此地，這種明嶺北木材的豐富，但一翻過山嶺，則完全是另一般景象，除了漢源城中，稀稀疏疏地有幾株楊樹，彝河邊有些菜蔬外，其餘的地方，高山則怪石嶙峋，平野別黃沙漠漠，縱然有些草木，也都是害了長期的肺癆似的。從前我們讀武侯的出師表，祇覺得他那一種「漢賊不兩立」的精神，令人肅然起敬，到漢源後，才領會到他那一「深入不毛」是最深刻最忠實的藝術作品，武侯南征，從此以南，都是戰場。當他的羽扇綸巾和雨中的風沙起塵時，他心裏定然有一種絲刻的感觸，所以後來上表北伐，才能寫出那樣動人的名句，佛羅貝爾對莫泊桑說：「不要寫經驗以外的事。」在重慶的某一個會場

中，記得老舍先生也對青年作者說過這樣的話。其實我們倘進一步說，經驗以外的事，豈僅不要寫，就是讀了起來，也不容易領會「深入不毛」這四個字，一般讀出師表的人，差不多都不大注意，而原作者則不知受了多少的磨難，才鍛出這樣不朽的名句呢！

話說大相嶺以西，直到康定，一路都是不毛之地，然爾沙漠中既可以發現綠洲，則不毛之地，未始無幽美的村落，甘露寺與興隆堡之間的冷磧，就曾使我陶醉了一下。天渡河從壙定蜿蜒東下，當行至與從花溪灘（？）流出的黑溝子會合之際，把一河一溝挾下的泥沙，滯留下來，匯成一個大概二千方畝的等邊三角形的大河壩，這一個河壩的土質，尋到爾河的灌溉，自然特別肥沃，於是深耕易耨的氏族，就聚集到這個地方，農業就發達起來了，該壩每年可收谷子三千担，天主堂占三分之一以上）我們走了一天半的不毛之地，營轉過佛耳崖，望見那個綠油油的河壩，彷彿站立在錫山上，望見江南的田野一樣，乾涸了的心田，忽然湧出一股清泉來，真是說不出的舒適。造物主也真會開玩笑，當你飢餓得快要絕望的時候，忽然把一個精美的蛋糕，送到你的嘴邊，使你欲不嚥下肚去而不可得。對於長途旅行的人，冷磧就是這樣的一個蛋糕。實言之，他是上帝有意掉在這深山窮谷裏的一件傑作。

• 而冷磧因為處在這樣肥沃的河壩上，所以各種農產品，特別鮮嫩，我們碰一家客店裏休息，那客店門前陳列兩擔雪白的蔬菜，有豌豆和豌豆尖，有窩筍、有蒜苗等，看去好像有一種說不出的豐韻（！）一樣。住在冷磧的人，我真羨慕他們的幸福。

冷磧因為農業發達，所以商業也頗可觀，全市約有店戶三百家，街上都舖了三合土，有雅安之風。兩旁店房寬敞，貨物也似乎相當充足，沒有沿路各地的那種窮苦相。可惜三年前曾遭了一場大火，過去更繁盛時代的許多大商店或住戶，都附一炬！好在冷磧的基礎，是建築在那個肥沃的大河壩上，雖然遭受了那麼一次大打擊，他的元氣，是慢慢可以恢復得起來的。

最後有一事必須述到者，就是從雅安至康定，冷磧是第一個有土司衙門的地方，雖然這裏的土司，在二十年前，已經改流了，現在聽說窮得吃飯都成問題，但站在觀風問俗的立場上，不能不給他紀錄一筆，清末代理邊務大臣傅嵩焘「西康建省記」上說：

『沈邊（即沈村）冷邊（即冷磧）咱里三土司，部落相連，東自四川清溪縣飛越嶺起西至瓦斯溝交明正土司之界止，計二百里，皆三土司屬地，……風俗與漢人同，蓋

居近內地，早已變夷爲夏也，宣統三年夏，趙爾豐由邊務大臣卸任來署川督，經過其地，查照民政部奏准土司改流之案，將三土司印信號紙收回。」

已經下台了的邊務大臣，還這樣雷厲風行的管理邊事，趙爾豐的魄力和熱忱，均非常人可及，然而在三十年前的西康人、特別是土司頭人的眼裏，他又是一位該咀呢的魔王了

十六 橋

由冷碛西行四十五里，卽到瀘定，名聞世界的鐵索橋，卽在此地。（因此瀘定別稱橋上）對於這種偉大的建築，自然要向讀者介紹一下。然而最好的介紹，還是玄燁（清祖聖）所撰的碑文，茲錄於下：

「蜀自成都行七百餘里，至建昌道屬之化林營。化林所隸，曰沈村，曰烹壩，曰子午，皆瀘河各渡口，而入打箭鑪所經之道也。考水經注，水源出曲羅，而未明指何地。按圖誌，大渡河卽瀘水也。大渡河水，源出吐蕃，匯蕃境諸水至魚鱗河，而合流入內地，則瀘水所從來遠矣。打箭鑪未詳所始，蜀人傳瀛諸葛武侯候鑄軍器於此故名。元設長河西宣慰等司，明因之，凡藏番入貢及市茶者，皆取道焉。自明末

蜀被寇亂，番人盤踞西澗，迄本朝，猶阻弊致。頃者，駐番肆虐，殘害我明正土官，侵僭河東，罪不容道，康熙三十九年。乃遣發師旅，三路徂征，國十年春，師入克之。土壤千里，悉隸版圖。鍋莊木雅萬二千餘戶，接踵歸附，曠澗之道遂通。願入澗必經瀘水，而渡瀘何無橋樑，巡撫能奏言：「瀘河三渡口，高崖夾峙，一水中流，雷轟矢激，不可施舟楫，行人援懸索渡行，險莫甚焉，茲借提臣岳昇龍相度形勢，距化林營八十餘里，山址坦平，地名安樂，鑿斷其處，仿鐵索橋製，建橋以便行旅。」朕嘉其慮，詔從所請，於是鳩工構造。橋東西長三十一丈一尺，寬九尺，施索九條，索之長，視橋身餘八丈。繩斷。覆板木其上，而又翼以扶欄，以鎮樑柱，皆鑄鐵以庇寧。橋成。凡命使之往來，郵傳之絡繹，軍民商賈之車徒負載，咸得安驅疾馳，而不致病於跋涉，繪圖來上，深愜朕懷，爰賜橋名曰「瀘定。」任事著勞諸臣，并優詔獎敘。仍申命設兵戍守，夫事無大小，期於利民；功無難易，貴於經久。今既肇茲舉，俾去危而即安。繼自今歲時繕修，協力維護，皆官斯土者之責也。尙永保勿壞，以爲斯民貽無窮之利。是爲記。康熙四十年七月二日。」

我們讀了玄燁的這篇「御製」碑文後，對於瀘定橋已經認識得很清楚，不必另行詢問了。民國二十四年，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由湘黔入川，繞道西昌，竄抵瀘定。會官軍大築，且合圍，遂將橋焚燬，瀘定市街，亦被焚掠一空，元氣至今尚未恢復。及後軍事底定，由中央撥款重建，計費國幣三萬三千二百餘元，這一座在世界建築學上都占有地位的鐵索橋，才算更生了。

除了瀘定以外，同樣的鐵索橋，在西康還有好幾座。綦經兩座，康定瓦斯溝一座。而綦經市門外的二座，規制宏偉，幾可與瀘定橋相匹敵。其他工程較小的，茲不列舉。『鐵索橋』要算是西康的特色，也是西康最大的建設、其實，西康人對於造橋，似乎有特別的天才，除了鐵索橋外，其種類還有許多！茲姑舉其他地方所無的數種如下：

一，雅安的浮橋，純以竹筏編成，這也是西康人的傑作之一。它的構造方法，先於河的兩岸，堆砌丈把高的石壘各一，再把橫在江中的一根巨大的竹纜，繫住這兩個石壘。又把竹竿像隊伍似的排列起來，繫在這竹纜上，然後再在竹竿的上面，把篾席一張一張的鋪了起來，望去恰如一條寬闊平整的馬路。走在上面，洗啦刷啦，儼若演奏着一曲豪放的交響

樂。有一位工程師對我說，這種竹筏橋，稍加改造，上面很可以通行汽車呢。

二、白澗中的獨木橋，也很別緻，他們在橋的一旁裝着欄杆，人們過橋時，因為有欄杆可扶。雖然獨木，也敢不致於掉到水裏了。在『民間唱本』裏常有所謂「奈何橋」者，想來就是這種獨木橋做的模特兒吧。

三、還有一種索橋，又稱做『溜索』，這大概是最原始的渡河工具了。傳聞中的『西康省記』上就曾說到這種溜索。他說：「溜索東於江岸……索上穿一木筒，筒上繫一索，垂一尺許，繫一橫木，人坐於木，手抱木筒，溜而過之」。

西康人在建設上，其他均無足觀，但對於橋的工程，卻為各省所不及。在這一點上，西康人很可以驕傲一下。

十七 關於川康路

將要到冷嶺的時候，就可以遠遠地望見山頂上，好像崩塌了一樣，那就是經時三四日，用費千餘萬，尚不知何日可以通車的川康公路。

川康公路起成都，迄康定，總計約長三百八十英里。全路的歷史，據說倡議於清末的趙爾豐，那末，到現在已經有三十年的歲月了。然正式興築，實始於劉成勛的西藏屯墾使時代，由成都至雅安，即於此時創修。嗣後劉成勛下野，二十四軍接防後，乃完成通車，是為成雅段，計一五三公里。由雅安至康定，則以工程艱巨，未能進行。民國二十四年行營計劃興築，亦未成議。是年夏，總裁入川視察，以四川既為民族復興的根據地，則必須鞏固和營養，方能完成他的使命。乃手令川省府計劃興築通達各隣省的公路。川省府奉

，於緩急輕重之間，這一條路，不幸被擱在後面。其時適第二路軍駐防川西，薛伯陵，發動兵工築路運動，雅天段的路基，卽於此時得具雛形。未幾二路軍奉令他調，致復停頓。抗戰發生後，總裁於二十七年三月雷令大規模計劃興築西康省公路，并撥款儘先完成川康路，由行營組織川康公路工程處，主持其事，限於二十七年年底以前通車。川康公路的小史，大概如是。

工程處成立後，卽着手興工，首先是路綫的選擇。由雅入康，有兩條路，一是由榮經經漢源的大路，一是由天全的小路。關於這兩條路綫的得失利弊，大概說來，則大路的路程遠而施工較易，小路則里程近而施工難。踏勘結果，決定走天全的小路。其路綫是由雅安，經天全，兩路口，越二郎山，下瀘定以達康定，計長二百一十五公里，較由榮經漢源以入瀘定而達康定者，里程可以節省。然而道僅是表面的理由，實則因爲公路經過之處，交通便利，地方有發達的希望，而天全某君在工程處裏取得了發言的決定方，他由於「愛鄉」之念所驅使，就不管施工的困難了。說至此處，我要特別聲明，并不因爲工程處有人負罪繫獄，所以我才來議論他。其實愛鄉如不害國的話，我們并不反對。嘗湘鄂鐵路興建

的時候，湘澧路綫，本有經由沱陰及由平江兩說，工程當局，頗主張取道平江。其時沱陰范靜生先生適任教育總長，在開議時提議改道沱陰，但是范靜生先生并不因此而有累盛德。某君愛其故鄉，如果礙礙於路工的話，我們還應慶祝其主張的實現，然而因此使國家糜費巨帑，幾乎將川康路弄得流產，甚至影響抗戰，此則未免損失太大而太不可想了！

上面說過，「走小路則里程近而施工難。」里程近是事實，但施工難又難到什麼程度呢？我覺得有向內地讀者，特別是戰地軍民介紹之必要。現在是抗戰建國，同時并進的時候。前方的抗戰軍民，擲頭顱，流鮮血，對國家做第一等工作。為民族受第一等艱苦，在世界爭第一等光榮，其豐功偉蹟，寫在史冊上是第一等價值！然在後方做建設工作的人，也同樣地擲頭顱，流鮮血！其激昂慷慨，雖與前方不同，而從容堅毅，亦是我民族偉大精神的一種表現。我覺得也應該與前方抗戰的英雄一樣的與以第一等的崇敬。下面的幾段文字，都是轉錄下來的，請親愛的讀者，來認識我們這為建設而犧牲的民族英雄！

『很多的民工從八月征調到山（按：二郎山：海拔二千九百公尺）未得回去，原來的單布衣服，已經為工作而磨擦壞了，袴子是千瘡百孔不能遮羞。牛井溝地方

的氣候，嚴冬時節，煞是難熬！土石和樹根，小溪，無處不是堅冰。冰厚的所在，鐵鋤與它接觸，竟會碰得火星四散。他們穿了一件板硬的夾衣，或棉軍服，手足已經凍裂，手上的裂口，可以嵌入一粒黃豆，工作時竟將裂口處震得鮮血直流

「……」

『傷亡的民工，數字大可望而驚駭！天全是××名，印，蒲等縣，尙待調查，據說是印味死得最多。有一縣的民工乘月夜作工，受了涼窠又吃豬肉，便斷送了他們的生命！』

『近來因爲陸續發工了，時常看見他們用竹竿或木槓抬着同伴的屍體回鄉去。有把些是用布和草蓆或芭蕉葉裹着尸體，綁縛在一片木板上背着走，另用着一張紅紙，死尸的頭部隱着。若不見了那一雙赤足，簡直不知他們背的是什麼物事，抬，背，一天天絡繹於途。令人看了，不禁悲從中來！』

上圖這段文字，是從趙留芳君所作『二郎山以東的路工』一文（見康橋月刊）內摘錄下來的。趙君此文，目的僅報告民工遭遇的艱苦，和犧牲的慘烈，但對於犧牲者的數字，沒

總裁說：『後方重於前方。』他們因為能透澈地認識這句話的正確意義，才能夠前仆後繼，從容赴死。這種工作的精神，固不下於前方的抗戰，而他們工作的態度，尤可稱述。

『晚上收工之後，大家回到工棚，——山上并無人家——燒着巨大的木柴取暖，

吸旱煙，喝開水，吹牛，談天，吵嘴，算賬，打架，談諧，呻吟，歌唱，吃東西

……鬧得一榻糊塗，天明了，一個個拿着工具，縮頸縮項的，呼喚着：『來呵！

幹勁！』（見趙文）

我們在前方有犧牲抗戰的烈士，在後方則有犧牲建設的烈士，「我死則國生，」憑着這種犧牲精神，就可預卜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定可完成。所可痛恨者，是我們這三千死亡，六千傷殘的建設烈士，雖受到千千萬萬同胞的崇拜和讚嘆，但卻為少數不肖的分子所出賣，竟發生巨大的貪污案件！據康導月刊載：

『川康路雅康段自開工以來，已達二年餘之久，迄於今日尚無通車消息，委員長成都行轅特派高級參謀李介民來雅澈查。據聞：查出工程和給養各方面之貪污事件，案情頗為重大。該路工程處雷科長已被看管，管理員艾情乍夫婦，亦於二十日押

赴天全。聞尚有職員畏罪服毒自殺者。』

這一筆貪污案件澈查的結果，後來聽說在重慶槍斃八人，判處徒刑者還有多人。三千死亡的建設英雄呵，你們應該可以瞑目了；六千傷殘的辛苦同胞呵，你們應該可以甘心了！要抗戰，必須整飭軍紀，要建設，必須肅清貪污。總裁對於這兩者都下了絕大的決心，大家把力量集中到政府領導之下，努力抗戰建國的工作，是絕對不會白費的。川康路雖因少數不肖分子的拖累而延期通車，我們該可以想到它無形影響是很巨大的罷。而且，現在已由軍委會令組「改善工程處」，加撥巨款，負責改善，并限於年底正式通車。我們相信「改善工程處」負責的各位專家，定可把過去那一班不肖分子留下的劣跡，完全剷除淨盡，使川康公路達到「周道如砥」的美滿境地來。

十八 風的故事

過瀘定橋，我們即沿着大渡河岸繼續前進。川康公路自越二郎山經別拖斜下瀘定後，亦係由瀘定的對岸，循着河道進行，所以我們總算走在公路上，雖然公路的路面，彷彿一個正在害天花的病人一樣，上面的凸凹，比一個害天花的面孔還難看，並且，那新堆的亂石，時常會礙着你的脚步而大跳其舞，或者賭氣去投了河，使你覺得雖是一個無知的頑石，似乎也應道歉一下才對。所以你走在上面，處處得提心吊胆，以求少受一點刑罰。然而公路到底是公路，無論它的路面如何不平，究竟經過一度整山湮谷的奮鬥，也就顯出削曲爲直的功效來。照舊路的走法，瀘康間共有一百二十華里，而公路則削短了幾乎三分之一，不到一百華里了。本來是分段兩天走的，因此，祇要一天多點，也就可以走到，所

以由化林坪動身到廬定的一天，稍爲健步的人，就不再以廬定爲宿站，而要趕過前去，以便於第二日能夠到達康定。我們抵廬定之後，也鼓起餘勇，繼續着前進。

然而我們前進的勇氣雖然鼓起來，但這一天所遇着的阻礙，也就打破一路來的紀錄。剛一離開廬定，大風就一陣一陣的掃過而來，使你的整個身子，簡直像是被捲在半天裏，我坐在滑竿上，更是被吹得心裏忐忑地跳！而特別令人感到恐怖的，則路的右面，就是灘險流急的大渡河，怒濤從上面有如萬馬奔騰似的洶湧而來，嘩啦嘩啦的聲音，與山谷裏的大風應和着，像是厲鬼的悽叫！而風勢捲到河面，把水皮刮起一層來，像一疋綠地白花的綢子，從水面飄了過去。有時風括得更大一點，則激起的浪花，足有七八尺高，雖沒有錢塘江湖那樣的壯觀，而錢塘江湖卻沒有這樣的陰森怖人！我們走在這條路上，雖說是新鑿的公路，但上首是陡峭的懸崖，下面是洶湧的河流，而路基又是那樣的窄狹，倘一失脚，就會被大風推到河裏去。尤其在轉角的時候，令人兢兢不已。我懸在空中，更是風的好目標，連滑竿夫也拿不住把握了，於是我只好下來步行，然而一雙腳簡直踏不到地面似的，有點飄飄然。最後實在不能再走了，就躲入一家宿茶葉包措子的茅店裏歇下。在我國的

政界上，常有所謂「避風」的說法，每當對方攻勢激烈的時候，暫時稱病辭職，或者出洋考察。對於這種動輒「避風」的人，從前我總覺得他們太怯懦了，甚不以為然，現在我才領會到那些人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

客們躲進了那家店子後，裏面已經擠擠一堂了。除了有些一榻橫陳外，大家無非是討論關於風的事。據他們說，這一帶幾乎每天午後都有風，然而當天的風則特別大，今年的幾個月來，像這樣的大風，還是第一次。一個鬍子帶點花白的店老板說：「這又是瘋喇嘛在作怪了！」我聽了後，頗覺此話有因，於是問他說，瘋喇嘛是個什麼人，他為什麼要作怪？於是他告訴我像下面這一連串的故事：

「若干年前，咱里地方有一個瘋子喇嘛，因為他不能自謀生計，所以他的生活，都是由地方供給。後來當地的老百姓漸漸地討厭起來，他的生活也就漸漸地被斷絕，以致於沒有人再供給了。這個喇嘛在餓得將要斷氣的時候，憤憤地說，他要報復這個仇恨，要吵得這個地方不安逸。於是從他餓死的這一年起，就發生這樣的大風。老百姓們，每年要用百斤玉米粳或童男女一對，還要香油六十斤，冥銀五十封以及其他祭品等，到喇嘛廟

寂的地方去致祭。祭了之後，把這些東西丟在河裏，於是風就要小得很多。民國二十四年，紅軍經過這個地方，這一帶地方的老百姓都跑光了，房子都被燒得一乾二淨。恰好這時正是祭瘋喇嘛的時候。等到秩序恢復，祭期已過，而老百姓們因為都已破產，再也沒有力量，同時也沒有心思去辦這一大筆祭品，因此就廢擱了一年，以後就再沒人提起。近年來，雖曾有人倡議要恢復瘋喇嘛的祭典，但因糧食飛漲，活人都沒得吃，那還有功夫去祭死喇嘛呢？所以風就一年一年的大了。

這個瘋子喇嘛，據說死的不久，不過六年；但有一個揸茶葉包的，卻更確鑿有據的說，已經死了一百二十年，他的墳墓還在咱里某一個地方；另外又有人說比一百二十年還更早，怕莫有兩百年了。其實我們如果也跟着附會一下，還很可以說這個故事。已經發生過千多年。三國演義第九十一回「祭爐水漢相班師。」那一節神話式的記事，顯然是這個傳說的老祖宗。武侯南征凱旋，行至爐水，「忽然陰雲四合，狂風驟起，」據孟獲說：「舊時國中因猖神作禍，用七七四十九個人頭并黑牛白羊祭之，自然風恬浪靜，更兼連年豐稔。」

武候以爲「本爲人死而成怨鬼，豈可又殺生人耶？」喚行廚宰殺牛馬和麵爲劑，塑成人頭，內以牛羊肉代之，名曰「饅頭」。并做了一篇痛哭流涕的祭文，於三更時分，到瀘水邊「放聲大哭」後，「將祭物盡棄於瀘水中」，次日「遂雲收霧散，風靜浪平」。這一段神話，其可靠與否，我們不必追究，但它卻給我們證明了一點，卽「風的故事由來已久，咱里的喇喇，每年吃了許多的玉米粑，實在是措的冤枉油。可怪的是咱里人不依階武候，卻來推重一個瘋和尚，立場已經是薄弱，難怪紅軍的英雄，把他們的房子一燒，就燒得他們發昏章第十二 連玉米粑的童男女也吝惜起來，瘋和尚祇好不吃人間烟火了！

讀者注意，西康是一個喇嘛世界，而第一個和你們接近的，是一位能夠呼風喚雨的瘋和尚，倘若你被這一帶的大風吹昏了的話，喇嘛廟裏是應該時常去走一走的，阿彌陀佛！

十九 仙人掌

在第十五節中，我會說過一句話，說冷嶺是『上帝有意掉在這深山窮谷裏的一件傑作』。這句話，凡是旅行過雅康道上的人，我想決不反對，然而上帝的傑作，除了『地』以外，又還有『物』。地的傑作既可以掉得下來，物的傑作更容易失落了。冷竹關一帶那漫山遍野的仙人掌是上帝掉在西康的又一傑作。

仙人掌是一種熱帶出產的植物，在長江一帶，雖不是什麼難得的珍物，但是培植起來卻也很需要園工們花一點心血。而且它的適應力能夠長到三尺。園工們就要引為驕傲了。然而冷竹關一帶的仙人掌，都是五六尺高！七八尺甚至丈許的，也不是件什麼稀奇的事。再則別的地方所產者，不過掌上生掌，每株能連生四五掌。已經算是肥碩可觀的了，而此

地的仙人掌，則有幹有枝，枝上又生枝。簡直有參加『大樹陣線』之勢。又次，則數量之多，殊可駭人。出渣定不遠，就是仙人掌的天下，差不多蔓延到瓦斯溝，足足有三四十里，上自山巔，下至水崖，遍山，遍野，都是仙人掌；除了仙人掌，而且沒有別的東西。井開冷竹關這一帶的仙人掌，其實還不是『代表作』，由瓦斯溝到魚通河一帶所產者，還更多，更肥，更高！總之，我們簡直可以說，這裏是世界上最愛仙人掌的祖國！誰要是特別喜愛仙人掌的話，這裏是他的聖地。據同行的李君云，這裏的仙人掌，不特終年常綠，供人玩賞，而且夏秋間所結果實，還是附近居民的一筆不無小補的收入。以去年說，康定市上的『仙人掌』，每十枚約售價三角，假定每掌結果以十粒計，這遍山遍野的仙人掌，該有多少粒仙桃？又該有多少收入！據說，仙人掌的滋味，和香蕉相差不遠，要是有人能夠設法使它取得一班人的愛好，也許可能成香蕉的代用品。那末除了茶葉以外，西康又有一種特殊的產品了。

至於這一帶何以出產如許的仙人掌呢？這需要一位優秀的植物學家，作實際研究後，始能作正確的解釋。如果『想當然爾』的說法，不致見笑大方的話，那末記者不妨冒失地說

一句，就是瀘定地方，比較和暖，所以適宜繁殖這種熱帶的植物。如果你再要問，瀘定地方，拔海兩千多公尺，山頭終年積雪，其爲非熱帶，并無疑問。卽使較爲和暖罷，但比瀘定還更和暖的地方，不知有多少。何以不能繁殖呢？你更是這樣來追究我的話，那我就祇好交白卷了。好在我的目的，純粹是鑑賞，對於讀者，也祇是報告我所能報告的物事而已，倘讀者看了我這一篇東西後，知道西康境內有這麼一個仙人掌的聖地，因而大動遊思，使地廣人稀的西康，增加一點熱鬧，這我就非常滿足了。如果你是一位植物學家，讀了我這篇不成東西的東西，因而引起研究的興趣，把它寫一篇洋洋灑灑的科學論文，那不僅是我一個人，恐怕有許多朋友，都要爲之高興了。

二十 康定拾零

十一日晚，我們宿烹壩，十二日晨，由烹壩動身，於下午四時許到達了目的地——康定。這一千八百里的「長征」，於愉快中完成了。這部「入康記」，自然該至此結束。

然而，當一回想到在重慶準備動身的時候，那種急欲明瞭關於康定的情形，又覺得這本薄薄的小冊子，頗有再加一個尾巴的必要。現在我就把自己筆記本子翻了出來，照着當時紀錄下來會向各方探問過的項目，自己來做一個答案，名之曰「康定拾零」。希望能給準備入康的朋友，作一個參考：

一、康定的形勢，最好是拿來和重慶相比。在長江和嘉陵江夾縫中的重慶，三面環水，但它的本身，卻是一座山城；而在郭達山，跑馬山和子耳坡包圍中的康定，卻大受水的

騷擾。康定河（雅拉溝）從北門繞到東門，折多水由南關來，穿城而過，（因此被名爲貢城河）這兩條河的水聲，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你的耳邊嘩嘩嘩嘩。

二、就氣候言，康定抗海二千四百公尺，算是一個高寒地帶，我走了八天風和日暖的路，剛踏進康定的城門，老天爺卻飄下朵朵的雪花，來歡迎我這位遠客。康定城裏，這一天雖是民國三十年上半年最後一次的下雪，但城外的山頭上，卻截至今日——六月八日——止，還白雪皚皚。這裏還有一個特點，每當城裏下雨，山頭必積雪。

三、康定的風，似乎無所謂東西南北，無論你向那一方走，好像都從對面來吹着你的面孔，像一位剛出師的剃頭匠，在替你刮鬍子。

四、康定是一個小小的民族博覽會。除了我們自家兄弟——漢人，康人，藏人，回人，僱人，蒙古人，麼些人——外，還有比國和法國的神父及英國和美國的醫生。全市人口的總數是一萬零八百二十八。許漢人占百分之八十五，康藏人占百分之十一，這是去年十月的調查。其實我很懷疑這個調查的真實性。從市面土的態勢看來，以常識推斷，至少當有兩萬人。

五、以前讀古詩見『躍馬橫刀』之句，頗在可解與不可解之間。現在看到西康人騎馬的姿勢，一手持韁，一手按劍，而劍係橫插在身前的腰帶上，深深地體會到古騎士的英武。

六、西康人穿衣服通常祇穿一隻袖子，右袖大都吊在後面，與舊劇場上的『武將』，一手披袍，一手裹甲，大致相像。看了西康人的裝束，略可考見古代服裝的形式。（重慶上海的古裝劇影，風行一時，但我要向劇影界的朋友建議一下，你們拿舊劇台上的戲裝作藍本，演出那些不倫不類的古裝戲，不如來西康考察一下，因為西康人這種服裝的形式。據說，還是從唐代遺留下來的，從中藏兩族文化的交流上說，這種說法，頗可相信。）

七、西康女人髮飾之美而合理，以我看來，要算全世界第一；我們看到摩登女郎和電影明星們的頭髮，變來變去總變不出一個標準式樣，覺得西康女人的髮飾，實在最合理想；然而西康男人之醜而討厭，特別是喇嘛們之隨地拉矢拉尿，也是全世界第一。

八、內地佛教徒的戒律，以『開葷』為大造不道。目蓮僧的老太太，就是以開葷而被打入地獄。但『佛國』的康藏，喇嘛們不僅大吃牛肉，喇嘛寺裏且以牛油點燈。從此可見中國人——漢族士大夫們接受外來文化持着的是一種什麼態度。（左翼文化人高唱『接受

世界優良文化傳統」的口號，十多年來并不能幫助左翼運動的發展，這得毛澤東要把馬克司主義中國化，因而提倡所謂民族形式和中國作風。不知道是不是受了西康喇嘛的影響

——毛曾「長征」西康）

九、說到經濟方面，康定是一個祕密的國際貿易場。除了西藏人把英國，印度及西藏的貨物運到康定來換茶葉外，內地人也有把康定的茶葉運到拉薩出售後，再把西藏的金子，運到印度，緬甸去換外匯的。而某種貨物也有從青海及拉薩走私到康定的。我是一雙汗腳，皮鞋內照例要貼絲瓜底，但從宜昌到重慶，從重慶到成都，兩年來都沒有買到，而康定市上可以用担子挑。

十、康定靈魂在於「鍋莊」。所謂鍋莊者，係集旅館，堆棧，肩客，交易所，高利貸者之大成。也是漢藏貿易的一座橋樑。據稱共有四十八家，（實不止此數）你訪問過那麼一二流的鍋莊後，覺得上海漢口的怡和堆棧，太古洋行，也不過如此。

十一、在市容上說，當然遠不及重慶成都的繁華富麗，但也有一種特殊的風味。這個風味頗難比擬，勉強說來，和莊稼人的大姑娘有點相像。就是比大家閨秀要戀俗些，比小

家碧玉要莊重些，比鴉頭使女又要高尙些。

十二、康定的小吃店，每天「開堂」三次，早堂和午堂，午堂和晚堂之間，都要「畢」一下。而各機關的辦公時間，規定從上午九時至下午三時，中午并不休息，兩者恰恰相反，但與其他地方又都不一樣，這是康定的「特殊作風」。

十三、「二道橋泡池」是康定人一件最幸福的事。二道橋距城約七八里，該處溫泉之佳勝，遠非重慶南北兩溫泉所可企及，而且設備也頗完善，同一「候差」也，比聞南溫泉的汗臭氣，不可同日而語。

十四、關於娛樂方面，有一家電影院和一家川劇院。電影院雖時演時輟，但川劇院卻每天滿座，川劇伶人所拿的包袱，比成都重慶還要高。

十五、康定人有一種習慣，叫做「吃隔山醋」，你還是和一位漂亮的女人在街上走路，而兩個人又揆恰太近時，會有一些衛道的英雄出來，給你一個下不了台。等由，準此，單相思在康定，也可以叫做「戀隔山愛」。

十六、就我個人而言，除了喇嘛隨地拉矢以外，并不討厭康定。特別是「二道橋泡池」

。」使我有住了下去的意思。

以上各點，不過隨手『拾零』，如要作一個詳細的介紹，則需要一本專書。個人渴切地希望在康定住得較久，對康定有深刻認識的朋友，快快出來做這個工作。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初版

西康國民日報社叢書之一

入康記

著者：段公爽

發行者：西康國民日報社

康定

中國文化服務社
商務印書館支店

代售處：

重慶

成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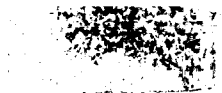
雅安

西昌

華中圖書公司
中央通訊社分社
掃蕩簡報社
商務印書館支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每部實價二元※



1144

